左傳快讀卷陸

宣公

圖書館
天雨流芳

曲江書屋新訂批註左傳快讀卷八

晉杜　預元凱先生原註
唐陸元朗德明先生音義
宋林堯叟唐翁先生泰註
朱　申周翰國先生批評
本朝馬李驌天閑先生原註
陸　浩大瀛兩先生批評

宣公

匡王五年

元年

鄭穆公二十年　晉靈公十三年　衛成公二十七年　蔡文公四年　宋文公三年　杞桓公二十九年　陳靈公六年　秦共公元年　楚莊王六年　齊惠公十八年

公名倭又作委文公妾敬嬴之子在位十八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〇倭於爲切音煨

圖 芳流雨天

同學諸子參閱
綿松駿甫選訂
履道　晉道
謙道　頤道
泰道　恆道
豫道　萃道
男
校字

冬十月乙亥至
崩定王瑜立

匡王六年

春公子黑臀如晉霊公爲趙穿所弑立文公之子黑臀是爲成公

二年

春王正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伯華督之孫去声元帥師及鄭

獲宋華元

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

胡傳兩軍接刃主將見敗去旁衆奪人重或而師命

鄭穆公受盟于楚故歸生受命而伐宋

夏楚子歸生受命伐宋宋華元樂

自有國者言則以得眾爲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大夫爲帥罪也而不從得臣恐喪師也而其將故經以有罪黜之以殺其大夫罪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吕卿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吕。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狂狡。

樂吕宋司馬爲華元御得大夫生死皆曰獲獲曰囚以明生獲故得賜俘稱執

五十人。臧堅。

狂狡白刎以所鄭人之出

井。倒戟而出。狡。

狡因倒戟反爲鄭人所獲

君子曰。失。

大夫輕鄭違殺敵之命

格。五嫁反鄭人。入鄭入于

失行軍之禮違殺敵之命

宜其爲禽也。戎事也。昭明也。果毅也。敬也。

戎軍事也昭彰明也果勇敢也毅必行也

君子之。謂禮。殺。

言任軍旅之事當彰明其果毅以听在上之號令謂之禮

以聽之。

入于井以避之

華元。獲樂吕。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狂狡。

君子曰。失。禮違命。

宜其爲禽也。戎事也。昭明也。果毅也。敬也。

君子之。謂禮。殺。

此篇作兩截讀上截言華元戰敗而下截爲華元逃歸而上截又分兩段往狹倒敘而補羊斟與入而獲一則失禮違命一則敗國殄民皆以君子作斷下截亦分兩扇入門不怨叔牂巡功不怨城者一則直辭在前一則含容在後皆以韻語成文而用叱停藏兵車文馬兩兩相對極其整齊

敗狂狡本反陪華元其事卻正配羊斟敗羊斟本正陪華元其事又反映從夫都是一脈兩川之筆其圓轉如環無端

敵爲果。敵於殺敵也致果爲殺勇。致果殺敵也

羊羹。羹音羔殺羊爲羹以饗戰士

珍民。珍滅也殺其民以刑法誅之

於是刑孰大焉。詩小雅角弓篇有此一語詩所謂人之無良者。

故敗。君子。故宋兵敗而華元見獲

之羊。子。爲。羊斟非人。

事。我爲政。與。人。鄭師。

之羊。子。爲。羊斟非人。

事。我爲政。與。人。鄭師。

士有無之分構也

羊斟。音鍼

不與。去聲及戰。

曰。嘻。甚。

其御羊斟。御車者姓羊名斟

不及其御。

羊羹。羹闕少故

華元。羊斟謂言前日羊羹華元曰

分不及其御。

羊斟。

左翼公子歸生一偏將之將耳大棟之戰宋大敗敝致敗之由一由人由狂狡一由羊斟狂狡僅自噴其身羊斟則敗國殄民孰其元帥也隨行責備二子似若爰華元出脫者而不知華元違命以及分羹報憾皆出戚命不立則元之罪彰彰矣牛贖逃歸有何面目對人宜乎謂其羣起而誚之也傳於狂狡羊斟明下斷語而於華元借謂嬉笑甚於怒罵者所以爲斷於狂此種筆法難以言傳矣

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牛元于鄭。牛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牀。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者謳。城華元爲植反巡功。城者謳。烏侯反曰睥芳戶板反其

馬之毛色有文采者
百駟四百匹也
守故華元乘馬入于鄭國
外告守門者而後入
入言不出入也
叔牀鄭卿
羊斟也
音臧
斟荅畢逡奔于魯合衙荅也
駕馬使然也
自取也楚前已明言故不諱
人之
役城者謳歌以譏華元
睥目出貌目大則出
宋國築城

天雨流芳

皤其腹大貌
其腹也

皤

音婆

其腹棄甲而復。

反

拔又

于思于思

髭之貌

棄

音腮

謂徒跣多髭之美不

具此大目大腹、無
材亡師棄甲而逃歸也
髭之貌

目。皤

其腹棄甲而復。

反

于思于思

牛有皮可
以爲甲

棄

以棄甲爲辱醜面
也亦作敱

甲復來。

其參旗謂

之曰。牛則有

即犀兕之皮可多可以爲甲

皮。

叶婆

犀

兕徐履

反

尚

尚須丹漆飾若何而輕棄也

多。棄用則那

害那何

役人曰。從

縱有牛與犀兕之皮爲甲

其有

皮丹

漆若何棄元

去之。夫其口

眾我寡。

言役人人口眾甚而我口少難以勝答

髭兼車而勿答之

今乃多反

同

此篇亦錯經以合異也

經書趙盾弒君之故不弒君而書弒君傳則弒以太史語爲斷案以夫子語爲論定通篇只作三段讀首段猶不改以上詳靈公之不君爲趙盾弒君之故下詳靈公之不君爲趙盾不弒君而不免于弒君之名也前案後斷而斷之中又有斷焉正寫其起以整斷收束則層波

二年

秋九月乙丑晉

趙盾弒其君夷皐

處臺之上伺行道過臺下者以彈弓彈之

重賦以彫飾其臺

彫畫也從臺上

彫牆從臺上

觀其避丸以資快樂

公怒而殺宰夫

公宴宰夫之于於舂中

欲令人知故使婦人

識其尸以過於朝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

宰夫胹人胹煮也熊蹯熊掌也熊掌不熟則有毒

音而

胹熊蹯

音符袁切

不熟

因察問尸手遂得

宰夫之故而憂患

公

使鉏麑賊

二人謀入

諫靈公

賊之

士季卽士會二人

見車中露出尸手

殺之。

宣子之生平禎爲不弒君而不免于弒君之名也前案後斷而斷之中又有斷焉正寫其

問其故而

思之。將諫。士

季曰。諫

章之鉅觀也

登浪斷則峭壁縣崖交

按士會諫語三層着意在夫如是一段勸勉前君不听則子爲正卿言不見听則莫有繼起人諫者贊其能改後微露繼諫君過之意

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三進三伏而後及於屋漏而後視之省故又前諫而卽中堂也

會詩先倘我諫而入則子繼入進詠公知其來意不待會諫而卽先自言曰我已知所行之非矣

將改之首而對曰自今以後悟而改之士會璿璣反而對曰力救前後

之三進退以觀其志而後知所過矣

善莫大焉

改過則能遷善善莫大焉

詩云匪厲匪

大雅蕩言人君蕩蕩不有其初者

之德莫

初者

有初鮮克有終夫如

今君能改過是有終也

詩所言若如此

是則能補過者鮮矣

可見有過而能改補者少矣

君能有終則晉國之福櫻賴以永固也

則晉侯之稱霸

天雨流芳

○驟諫語概從略過雖是行文詳賓略主之法也有所依賴哉

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補好袞闕也

補過也。能補過也君能補過。君之所以能改過也

猶不改三字東上宜字筋驟諫四字轉下宇字筋

節

大抵文字主詳賓略此正法也有時略主而詳賓者即於賓中見主也此文中三段詳寫仲山甫寫公仍不改過三字內盡有包括

晨往寢門闚之。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晨往寢門闚之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天將黎明而鉏麑往開正寢之門見宜子之家已將朝服君焉

驟數也

靈公不君宜子數諫公愈益不悅故使鉏麑殺之

鉏音鋤麑倪

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

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

言其盛服坐臥不忘敬君如此則是百姓之主

不解衣冠而睡曰假寐

左氏慣用寤上搭下法將攻之本也
如宣子驟諫卻起下公患攻之本
諫卻起下公患攻之本
對上賊之而彌明殺之本
又對下靈輒免之以遂
自亡也作總結之筆解
此伸縮敘置方變而活

寘過三爵。非禮也。將攻之。

以鬻殺宣子也

焉明搏而殺之。盾曰。乘人用犬。雖猛。

彌明擊○搏音博

猶不如人。人用其死。

責公不養士而用犬雖猛終不
之言曰君之獒猶不如臣之獒
也臣之獒謂彌

況士乎。公嗾夫獒逐之。

嗾使犬也犬高四尺

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

彌明趨而登堂

酒酣伏戎。將殺趙盾。

言人臣侍君飲酒

晉侯飲趙盾酒。酒酣。

靈公使人刺宣子不得
遂別設計○飲去聲

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

也。觸槐而死。

鉏麑以首觸
槐樹而即死

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

以其尸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

趙盾知之。趨而出。

未及門。

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

盛服將朝。尚早。

坐而假寐。麑退。

嘆而言曰。不忘恭敬。

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

棄君之命。不信。有一如此。

不如觸槐而死。

殺則不忠不殺則不
信二者若行其一則不
如死之為也

首山

首山即首陽山在河東蒲州府永濟縣東南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東南○鉏麑賣槐一箇倒戟背見宣子意外救活傳詳似其言與事不但表盾之正見君無道國人多不與也桃雋之攻其於中池之弒也幾希作者之寓意亦微矣

明時宮中伏兵起宣子也與之同而遂出奔

爲，闕日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首山之地

舍止也翳桑之多陰翳處

宣子問靈輒何病

靈輒晉人

輒餓于首山

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

輒何故而問之

宣子爲賢者學也

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

宦仕也

今則去家猶近

未知母之存否。遠而忘之。請以遺

故留所食之食以遺母也

去声

之。使盡之。既而

簞竹器也謂以器盛飯與肉也

蒙羹之無底者也以簞食與肉納諸羹中使留與母也

之。簞食與肉。宣孟於是始知

宣子使盡食之

先是宣子田獵于首山之地

宣孟三日無食矣

宣子弒而不弒之故暗
敘于前不弒而弒之故
明斷于後夫子語以董
趙并提賓主相形抑揚
互用收束緊嚴非此不
足以作長篇之結局

大史語以反不討賊爲
主亡不越竟乃陪襯語
也宣子一懷字僅可以
解不越竟不可以解不
討賊夫子越竟乃免亦
見此事猶有可解若反
不討賊則萬無可解此
一篇之歸宿妙在不弒

介甲士也至是靈輒
亦在甲中伏兵內

與音預

公介倒敘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

言我餓故

一飽之賜

宣子復問其姓名與所居之地

不望報也

靈輒乃倒用其戟以禦
伏兵使宣子得走去也

故對曰

宣子出奔靈輒
懼罪故亦亡去

桑之餓人也

乙丑趙穿
從君于桃
園遊於

問其名居不告而

退遂自亡也

時宣子出奔聞
出晉境之山而
還弒君未

乙丑七也趙穿袁之庶子盾
從君于桃園趙穿攻公而弒之

晉史官董狐直書
趙盾弒君之罪

攻靈公於桃園宣子

書之於策
以示朝中

子未出山而還反

言弒君者
非我也

而曰趙盾弒其君以

董狐言宣子
爲晉之正卿

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

出奔不踰
晉境之山

曰子爲正卿亡不

未出山而復于前而特
點宣子使趙穿于後讀
者自呶呶千古未出山而
作者自了了千使趙穿
也眞神斤鬼斧之文

拗趙穿弑君太史罪歸
趙盾以盾爲正卿討賊
乃其職分所以垂戒後
世之至意也究未嘗實
指弑君之行跡也而先
輩遂神其說謂盾定計
而出開信而入假穿爲
腹心爪牙如成濟張衡
等類愚謂非也穿性剛不受止卿節制久
矣穿不畏盾而盾實畏
穿也故使穿逆黑臀于
周意旨可見為法受
惡兩語蓋夫子忠恕之

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趙盾弑其君示于朝宣子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惜也越竟乃免宣子

比及反國又不討弑君之罪

如此則弑君者雖非汝出於汝之心也

而實出於汝之心也

此逸詩也懷恋也感憂也宣子言我以懷恋趙盾國自遺憂感

嘆息而言曰

時孔子未生蓋後聞其事而追論之

又言趙盾討賊大夫之良者

不隱趙盾而直書之

言晉史董狐史法而不隱趙宣子之惡名

惜其以良大夫而受惡也

言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乃免於大史之書也

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

黑臀晉子立爲成公

周周京也

文公之

壬申十月五日既有

大夫也爲受惡名

去声

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

反

徒門

臀于周而立之壬申

七

道而非寓意於褒貶也
讀者審之

雒

雒水出上雒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

此篇是議論中極有主腦文字劈頭提出德又從德推出失使他問心不過又誇口不來語語緊重真足以概好雄之

朝于武宮

朝音潮 武宮 文公廟 穆公子 是爲襄公

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の較音角

定王元年

三年

楚子伐陸渾戎

楚子莊王也陸渾戎秦晉所遷于伊川者

遂至於雒

雒水名周之所都也

觀兵于周之郊

觀去声 兵威也 遍界以省周也

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王孫滿周大夫也時楚強故使大夫勞之

勞去声

楚子問鼎

問鼎之九鼎三代相傳猶後世之傳國璽也

魄而消窺伺之前矣
特特問鼎便漏胚注意
在鼎開口卻說箇不在鼎已是使之爽然自失
及至言德言天而歸于
鼎之未可問卻又未嘗
不在鼎也眞縱橫如意
之文

單從本朝說起苦無襯
托若平敘三代又不見
閒架文從鑄鼎說到定
鼎是主鑄鼎是賓
中主都用詳筆中閒兩
寫遷鼎而于商只著
祀六百四字獨用略筆
轉遞圖緊既有襯托又
有閒架尤妙在將德字
輕重大小字樣交衝燒
爲一篇之警策恰與起
結三處相配作章法似

楚莊王問其大小輕重
欲奪周九鼎而取
天下

之大小輕重
謂夏禹
之時

在乎有德不在鼎

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百物而爲之備使民
知神姦故民入川
不逢妖怪
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
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
兩水
神說文云罔兩山川之精物
象故不能相
遇夏禹如此故上下和協蓋
也
以受天之福祐蓋
所謂凝命也
鼎卦所謂正位也
姦德昏亂
故湯放桀

九牧守
貢其金

以九州之金鑄爲九
鼎而著遠方圖物之
奇異物而獻之

遠方之國皆圖畫山
川奇異之物
而獻之
貢金
音注
鼎象
百物
形於
圖畫物
其上
之形而爲備

方有德也

百物而爲之備使民
見鼎即知神
姦
便民
物之形狀

川澤取魚鱉
入山林取麋鹿之屬

雨流芳

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
遷于商
祀六百
載
有閒架尤妙在將德字
輕重大小字樣交衝燒
轉遞圖緊既有襯托又
有閒架尤妙在將德字

此結搆誠哉巧奪天工

載祀 爾雅云商曰祀虞曰載周曰年夏曰歲○載祀皆年也商有而取其義載祀更始之義祀取祭祀之義皆年之別名也○載祀皆上声

遷于商載祀六百。商之季也 紂行暴虐 其鼎于周維邑 也三代代君德休明 鼎非有加小也而不重而不遷 遷移其勢若益重然

之休明雖小重也其 言有極不可時未遽當也

奸回昏亂雖大輕也 郟鄏東周之王城也成王定鼎於此 成武王之志定鼎於此以安天下之民 郟音夾

天祚明德有所底止 此蓋天祚周王之明德有所底止也

成王定鼎于郟 今河南府

郟鄏 郟鄏今河南府也武王遷之 成王定之

囫圇問箇大小輕重卻從大小分出輕重洗刷精妙○起處四字總论

音扆

卜世三十 成王所卜之年 傳世三十君

卜年七百。 成王所卜之年 世尚未艾也

言當載祀七百年

天命未改 輕謂可遷重 謂不可移也

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言楚子 失問也

周德雖 今周德雖衰微

記鄭穆公卒極言常事
卻從他生之所以然直
敘到死之所以然爭爭
從蘭字生情夢蘭卻寫數
蘭名蘭刈蘭連寫數蘭字
蘭字事奇而文妙左氏

三年

冬鄭穆公卒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燕姞南燕姞姓女也碧北燕則是召公之後姬姓也

公有賤妾曰燕姞

而汝也言我是

夢天使神來與己蘭曰余爲伯儵

汝祖也蓋伯儵

余而

音吉 去声

名伯儵

慣于極纖悉事寫得極
風致有色澤如此文真
清麗之作也

王戎俺曰追敍羣公子
不立極妙既見天意有
屬夢蘭非証又將上下
文隔斷有橫峯側嶺之
勢

陳嬀生
子華子滅子
滅得罪而出
諸生穆
公名定曰興
文公報鄭子
之妃曰
妾不
敢
是南燕
之甥
以此蘭而
爲汝之子
貴不與常品同也
爲佩媚愛也言使人
服佩之
國香言其香之可
以蘭與燕姞遂薦
寢御因而有娠
服媚之
未敢文公見
燕姞悅之
妾而有子將
不信敢徵蘭乎公曰
既而生子
今之穆公
也
以文公賜蘭爲燕姞
之愛故名其子曰蘭
如是既
而文公見之。
恐文公
不見信
欲計所賜蘭爲
懷子之月數
與之。辭曰
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
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
出奔
宋
文公
許之
服媚之
後復言
于公曰

葉楚地今南陽葉縣在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古葉城

前後凡七寫閣字筆情亦小異紛郁中有一奔一立亦兩點公子蘭以映帶之不令冷落也

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閒文在僖十四年

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反直荅反

葉式涉反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鄭地也在僖公十六年

早卒。洩駕大夫洩息列反駕音路瑕公亦惡之。故不立也

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公三十年

起處鄭穆公卒不過點經語耳請至結句不謂于極平常點題中并出極絢爛文字眞文無定格隨手可造所謂春雨

石癸曰吾聞姬姓宜爲○於姜上聲姬之配耦

石癸鄭大夫

故曰吉人也后稷元妃也本

姞姓之女德后稷妃也閟宮

吉人皆鄭大夫

○俎壯魚切

啓之必將爲君其子孫必蕃先納之可以亢

其子孫必昌

大宮鄭祖廟也

音泰

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不死吾其死

蘭謂昔爲文公所賜燕姞者也

穆公有疾而至此年矣

言此蘭若死吾必與之同

寵與孔將鉏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

圖 芳流雨天

回死憶生以生決死筆法奇幻

莒鄰向

莒鄰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鄰城縣屬兗州府故鄰國今爲鄰城在縣西南境古承縣在今兗州府嶧縣西北一里寰宇志云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今州城是也

定王二年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郓。

不肯公及莒向

莒鄰二國有爭魯宣公及齊惠公爲平和之

音談

莒人不肯。

於是自刈其蘭而死

言我之生由蘭之祥也

子攻立是爲靈公

倪制

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秦共公卒于榮立是爲桓公

芳流雨天

屬山東青州府○

承之亂反

平國以禮不以亂一句提明下六句三轉順承之意

亂字側終禮字平字居中作閒紐只因添出治字伴說便卻筆端紛紜其實脈縷一絲不亂也

宣公怒而伐之　非講信修睦之禮

取莒國之向邑　禮讓不以兵亂

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

責公不先以禮治莒而遂伐之是以亂平亂平國以禮不以亂伐其實脈縷一絲不亂也

禮所以治亂既不能治則無禮矣

以行禮。

左疆云莒恃亂不共惡魯及齊平之可謂義舉而莒不肯者以鄆近魯而遠齊且挾齊以臨之宜莒人之不心服也不知自反而以兵伐之亦已甚矣又取向焉心能無愧乎春秋所以深惡之也

四年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傳例曰稱臣臣之罪也子公實弒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嘉公堅立

耕 旃 以 不 討 賊 書 弒 君 者 似 此 類 而 大 意 公 羊 家 懼 譖 而 從 則 亦 與 於 亂 矣 曰 權 不 足 曰 膳 夫 仁 而 不 武 只 說 成 一 嗜 之 衆 小 無 決 斷 人 相 似 要 之 食 只 是 嗜 者 胸 中 都 有 物 欲 動 訊 一 篇 妙 文 故 稍 寬 之 異 耳 其 實 李 代 桃 僵 匪 徒 以 食 伊 夕 觀 其 殺 將 見 則 同 子 公 與 子 家 謀 先 則 同 乎 公 與 子 家 食 指 動 則 同 以 示 子 家 公 問 之 則 同 家 以 告 乃 至 人 見 解 而 笑 面 描 一 句 曰 相 視 而 笑 寫 得 子 公 子 家 竟 是 一 箇 人 反 譖 懼 從 固 共 所 一

楚 人 獻 黿 音元 於 鄭 靈 公。公 子 宋 與 子 家 將 見 音現 子 公。子 公 卽 子 家 第 二 指 動 而 不 驗 怒 公 不 與 之 食。指 動 果 驗 也 公 問 何 爲 而 笑。公 以 告。及 食 音嗣 大 夫 黿 召 子 家 而 以 示 之。子 家 染 指 於 鼎 嘗 之 而 出。

天雨流芳

也篇中步步摹寫眞入神之筆

唐錫周曰禍胎于子公然于家實蒙首惡篇中極似詳敘于公卻是陪筆極似帶敘于公卻是正筆史家立言固自有體

公怒欲殺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

嫌其不潔故怒

六畜之老者而人猶不忍殺害○音許救切

本與爲戲而遂欲殺之所以召禍

何況人之君而遂忍弒之乎

子公謀於子家子家欲先弒公

子公見子家不從而反譖子

子家恐罪見及遂從

子家子家曰

弒君而君討焉

其謀而弒靈公

君老猶

言子家權不足以治亂懼

君討唯書弒君名而稱

言子家初稱

君老懼殺猶有仁愛

能討子公是不弒也

而不

故書以著惡

弒靈公弒書曰鄭公子歸生弒

自達其

故不能

懼而從

言子家權不足以治亂懼

君討唯書弒君名而稱

君老懼殺猶有仁愛

能討子公是不弒也

而不

故書以著惡

弒靈公弒書曰鄭公子歸生弒

自達其

故不能

其君夷

初心之

仁愛也

稱君以弒言衆所共絕也

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

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也

武無能

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

左翼先斷一筆再加斷語忽又發明凡例以府獄歸生章法奇妙

天雨流芳

後半詳爲子良
宗旬句知明處
一仁而武樣子
是者作反映之
則前後文意不
屬矣

也鄭人
立子良。辭曰。
以賢。則去。疾不
乃立襄公。襄公將去
以順則
子良穆公
庶子也
辭云
子良
穆公必
欲逐之
穆氏而
則我願皆
勿逐之也
舍
如字
子良不可。曰。穆
氏宜存。
諫止
襄公
言穆公子
皆宜留之
乃舍之
遂不逐諸
穆氏
則固願
也若亡
則皆當
被逐
則亦皆亡。去疾何爲

此篇傳滅若敖氏卻以于文爲主蓋越椒之滅子文料之于前克黃之後也看復子文遺之于其處處提掇子文脉絡經緯應入妙通篇都以子文一人撰而成起處野心之諺收處奇語結鬼餒之法中間三矢竊二之諸未段虎乳之目命名之改奇情

四年

楚子越椒作亂 經不書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 子良子文名穀於菟 勸子良殺之

指越椒而言

於菟狀 觀其形狀則似熊虎

於菟之聲 聽其聲音則似豺狼

豺狼之聲 言此越椒乃豺狼子也

弗殺必滅 異日必作亂而滅族

是子也 指越椒

熊虎之狀 言越椒心在山野可馴服

是心 是乃豺狼也

豺狼也 其心終野豈可畜服

其可

左翼云仁而不武總是利害得失判斷不下一庸惡陋劣之鄙夫耳小則吮癰咂痔大則弑父與君無兩人也故天下柔媚無骨之人率陷于大惡而不難若子良者乘之國可讓一本之親可保只是胸中了了耳對看便自分明

接不暇又換一番筆墨

起手一段便立一篇之象卽局記越椒初生不忍殺之爲前半滅若敖氏伏筆妙記子文將死之言卽爲後半改命白汪大夏說而各說一面及滅若敖氏之鬼說畔心不一分兩層寫就外面說夫人聚若敖氏之族而囑付之意思又深一層在必殺之總提下文既語而又泣下子文之祖宗猶求享子孫之血食豈赦越椒而受氓餒矣

嘗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去聲

言越椒不宜秉楚國之政速出他國免禍難

且泣曰。鬼猶求食。於若敖氏之鬼。不其餒。奴罪反

言族滅則祖宗不得享祀而受氓餒矣越卽越椒

而反。令尹子揚爲令尹。子越爲司馬。

子揚子越皆子文族人

馬。蒐于夷。賈爲工正。號謂子揚而殺之。子越爲

工正掌百工之長賈諧子揚於王而殺之越椒代子揚爲令尹

後三字爲改命反閒參差歷落片段排齊脈絡何等筆法

鄝陽 漢武二年爲鄝侯邑屯

漳滏 漳滏漳水遶滏水出新城東南五十里與滏陽縣合流遶滏陽令庭前渠陸行

烝野 烝野將若放之師于漳滏反秋也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於皋滸音虎伯棼音汾射食亦反王汰音泰鄝音至焉弟

烝野楚邑

氏之族 氏巴俞之族也

令尹 令尹又

亡爲司馬 亡爲貫代越椒爲司馬

子越 子越椒名

又惡 又惡去声

之 之乃以若敖之遂處

伯嬴 伯嬴音遼

於鄝 於鄝陽楚邑

而殺 而殺爲質以求成

之子 之子爲質以求成也

以王 以王文

之 之穆也

王以 王以若敖氏之族

若敖 若敖氏之族

氏之 氏之族

族 族

若敖 若敖氏之族

氏戰 氏戰於皋滸

於皋 於皋滸

滸 滸

若敖 若敖氏之族

氏之 氏之族

族 族

○一箭射王左右又一箭射王上下無怪乎不爲愛質也幸王多智謀不然簒夫總是畫出個狼子野心模像來

箭過於車轅及於鼓甫無架而著於丁寧也

及鼓甫反

王師敗績而退

直略反

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禦者則遶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言箭過於車

汰輈。甫反

王師懼。而退。巡師曰。吾先君文王

音谷

克息。獲二矢焉。鄧伯比窺其一。盡於是矣。鼓

在莊十三年

越椒戰敗弟王遂滅其族

而進攻之。遂滅鄧。敖。

王師遂鼓

初。若敖娶於邬。

此娶于邬者乃若敖之曾孫子文之祖父非若敖氏也

生

鬬伯比。若敖卒。從其

後若敖卒

伯比年尚幼從其母嘉於邬。淫於邬子

其母嘉養于邬

邬

邬國名今湖廣德安府安陸縣有鄖城古鄖國也○邬

夢 夢澤名江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令德安府雲夢縣治是也

一筆結應起處第一層以下當直接子文之孫箴尹云云矣重又刻敘此段前爲若敖氏作註脚後爲改命曰生作緣起也而閒穀於菟特表子文之所生之異與狼子野心之別相映成趣不虎乳者反以野心滅宗乳于虎者獨以勤善啚後分明人盡天生奇事成此奇文情之濃

之女生子文焉邳人使棄諸夢中而生子故棄之夢中

乳之邳 乳飼子文 邳子田獵見虎乳所棄之子澤

收之楚 收取其子 楚人以其女之淫亂恐懼而歸

謂乳穀 遂命復取其子 謂乳爲穀 音構 因此命于文之名爲穀於菟 音烏徒 蒐謂其幼時乳飼于虎也

以其女妻伯比 遂以其女妻之 閭氏始自子文爲令尹

實爲令尹 自齊還至宋國

尹子文 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蓋子文之孫也越椒攻王之時克黃適出使於齊

使黃使 去声 于齊 齊還及宋

天雨流芳

開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
開若教
氏之亂
亡。命。獨誰尸之。君曰。天也。天不可以
司敗主刑者臣因
囚於彼以待君之戮
貳自
君者臣之
亦不可逃
逃免
而自拘於司敗。子文之治楚國也。
言子文之功
此而絕其後嗣
則何以勸勉後
來之爲善者
遂赦克黃使
之復爲箴尹
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改命克黃之名曰生
謂其當死而復生也

子文無後。何以勸忠。
王或庵曰有順敘法有逆敘法先提正傳逆敘前事復拖正傳而敘之逆敘法也然逆敘者於正傳後即可接入後事爲餘波以已有峰巒也順敘者于正傳後又必追敘前事然後拖後事以尚無峰巒也若前既順敘後又直接後事先秦兩漢未有如此章法者北文蕭從越敘

之生敘到越椒之滅所謂順敘法也後又從子文之生敘前事拖敘後事法也

左翼云子文以爲大慼必欲殺之於越椒乎何忍不過憂其爲亂致若敖氏之不血食耳歷世名卿一狼子野心以覆宗古今來如此者甚衆慼文子之慼者不知幾許人也書念子文忠延祚誅惡有刑勸善有賞雖國典實天道也左氏書以垂戒世家大族父子兄弟各宜借鑒於斯文

定王三年　定王五年　定王七年

五年

鄭襄公元年

秦桓公元年

六年

定王

七年

晉成公卒于瑕立是爲景公

八年

衛成公卒于漆立是爲穆公

靈公三商人是多辟者
洩冶一箇人是立辟者
再將四箇總寫一遍而結
以孔子引詩斷之總結極
上三層言法足成之故
左傳云公卿宜淫洩冶諫
以直言賈禍先儒駁之以
不能凝神先儒駁之以
比干諫而死洩冶又何
魂哉孔子不云乎危邦
不入亂邦不居又曰邦
無道危行言孫寺此取
哉焉可也

陳殺其大夫洩

貴而直諫子汪亂之朝以
洩治書名之敘梁柳國以殺
孔寧與儀行父背陳卿
大夫御叔之妻也靈
公與孔寧儀行父皆與
夏姬鄭
通焉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

洩冶陳
大夫

衣裏也謂著
裏以為戲也

其衵服

女乙反

國人無所視
效以為法也

民無效焉

且使國人聞
此不善之事

且聞洩冶諫

洩冶諫
靈公言我能
改此過矣
告于孔寧與儀行父
殺洩冶

以戮洩冶諫曰

君其納藏衵服無
顯示淫行于民也

君其納之

二子請
殺洩冶

公曰吾

靈公弗止
之使勿殺

能改矣公

告二子二子請殺之

公弗禁遂

○愚謂人臣諫君諫不聽則當去宜也然父子
宜曰事君數斯辱矣又曰勿欺也而犯之洩治
一諫而即聽並不用吾之言我而先去誠聖人見以深之犯愛逆德君子之辱我諸儒只因認錯下字句一辟字遂令全局皆陷

(按杜註靈公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弒此於民十倍極而又殺諫臣以肆其慾蔽之加惡於民矣春秋垂法戒以示將來豈獨於陳靈有恐儻亦無君道已甚無君事也其不稱國

殺洩治 免禍 二子遂自殺之 亦謂追而論之

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 同僻 詩大雅 辟邪也言君子處民多邪辟之世 辟法也言不可自立法但當晦迹以此詩之義也 辟其洩治 衛靈公元年 洩治當知依原本解詩反似夫子責洩治此解未長據愚見須照詩註云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耶今洩治之犯愛逆德君子要作贊語看

定王八年 十一年 癸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 徵舒陳大夫夏姬子也靈公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弒○靈公弒子成公午立 飲酒於夏姬之家 靈公戲儀行父云徵舒其君乎國

人而稱臣微舒者何也
君臣義無絕國皆狂誰
足有人心者夏徵舒不
病於未戲虐之前而病
於既戲虐之後內不能
規順其母外不能格正
其君徒弒逆以洩私忿
於忠孝何取乎故特書
以罪之
前篇寫其事此寫其言
前三人合寫此分寫蓋
其淫愈彰其戲愈甚血
書出他肆無忌憚來不
如此不足以死亡也以
君爲主故對寫中有輕
重筆法在

定王九年 十一年

齊頃公 元年
陳成公 元年

行父曰。微舒。上聲。女。音汝。對主。曰亦似。君。微舒。行父戲云微舒似公恐公之子也。病其毋淫。放而誅戲。

及。靈公已飲。酒而出。微舒。執弩以俟。廄。伺。靈公之出。自廄。中殺之。

之。公。出。其。門。而。殺。之。二子。奔。楚。

胡傳陳靈忠貞顯於身見殺而其臣通於夏徵舒之卒以見弒而其國亡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不及改過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弒者非經意矣

音救正。十。力。音。身。石。

廄。宇。

二子。孔寧。儀行父也。為。十一年。楚張本。

天雨流芳

此是左氏第一首諷諫文字明主可以理奪然敢苦是老實說道理非板卽腐聽之使人瞌睡欲落牀如此文若只講討召貪歸之失反之之得亦有何味看他全借譬喻筆法生姿作態風趣無窮此爲諷諫之上乘國策之開山前人稱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

入陳

楚子莊王也以陳國因夏徵舒之祖弒靈公之故

冬楚子

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

少西夏徵舒之祖名也言我但致討於夏家

動將討於少

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

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也

諸栗

門因縣陳陳侯

在晉申叔

時使

切

胡慣切

陳人不御楚

君之罪

討其弒

興兵而

伐陳國

人無驚動

時靈公子成

公年在晉

其時出使

齊國

申叔時楚大夫

使

滅陳以

爲蔡縣

時時

使

去声

復

陳

楚子

入

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與

伐

陳

故

陳

亂

陳

謂

陳人無

天雨流芳

性周善為詼諧之說似此筆妙恐漆園亦左丘個北

兩喻妙在前後兩問兩答掃作一波一折風致以一色筆墨合成一片章法自誠論又須好襯托耳前段從正意引入次將喻意一點便住正意已盡於前此周筆伸縮入化接落乃復封陳寫鮮頭會心神理吹毫欲活矣

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言讓之曰。夏徵舒爲

反楚 復使齊之 命而遂退 楚子使人 責申叔時

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誅之。君寡人以

夫皆僭稱公 射殺靈公 我以諸侯 討罪而誅 諸侯謂楚 屬國也

縣公。皆賀我。獨不慶寡人。何故。對

言諸侯縣公皆賀我獨不慶寡人何故也

申叔時答云

得而進一言乎

許之 言也

曰。猶可辭乎。曰。可哉。夏徵舒弒其君。

言罪莫大於弒逆也

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誅之義也。抑人亦有

君能討其罪而戮之所以爲義

鞫田尙不可奪牛尙未
嘗跌楚田何爲奪陳牛
予一笑正意未了次喻
意于中豁意遂正意愈
波婉曲人情如輕風之
搖翦柳

(按弄柜因魯難而欲取
魯得間伸孫湫之言李
能靖魯楚弭平陳亂
因賂陳一閭申叔之諫
乃復封陳一先形於未
然一既悔於事後霸主
功利寡斗之心大率類
此孫亦恃斗左者者之
匡救何如耳

以跌者。

諸侯從楚
以伐陳者
是

侯之從。

已
利

也。以討

其名諸
罪爲說
如字

討。曰討有罪。

其歸諸侯也
爲己利是私
意也

也。今縣陳。

言縣陳之不可以
明其不當貪也

貪其富

乃貪

而以貧歸之。無乃

言我未嘗得
聞此言也

不可乎。

問復封
陳可乎

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

楚子聞叔時
之言而稱善

反之可乎。對曰。可

天雨流芳

言曰。牽牛以跌音矢入之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

跌徑也謂牽牛行乎
田中以踐其禾
彼跌田者固
不得爲無罪
但其跌
也而乃并
奪其牛
田主怒之
乃奪其牛
如此則其罰
失之太重矣

夏州

夏州屬朔方道史記楚考烈王末年秦取
鐸云大江中州也即此地理通
今在湖廣武昌府
江夏縣

戴吾儁

於北後封陳國

小人所

乃復封陳。鄉取一小人焉。謂言取諸其懷而與之也

叔時諫言小人無高見遠識仙嘗如
取人物於不還也
其懷而復還之猶勝於

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書

討亂存國危
文善其有禮

有禮也

胡傳此二臣者既君於昏宜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肆
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
而楚亦不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疆
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大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

芳流雨天

胡傳云滅陳書入九
鄭書圍爲惡從輕典
而不著其憑陵諸夏之
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
伯天下諸侯有臣弒君
子弒父諸夏不能討而
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
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
陵上國近逆王都之側
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
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爲
重也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雨
事接連皆爲鄰戰作引
陳縣復封蒯了別人一
篇妙文妙在字字有趣

定王十年

十一年

前年聘
又徵事
設陵而

爲弑君者宜尒何濡微舒之宮封浚
其君而去其麻幾乎○濡音儒

十二年

楚子圍鄭

鄭受楚盟
於晉故楚
圍之必
欲得鄭

夏六月乙卯入郟

出車于巷示將
見還不得安居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哀其窮退
俟其自服

楚子退師鄭人修城

陴城上僻倪城垣
也皆哭所以告楚
急也○倪音詣看視
之名

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

臨哭也大
宮祖廟
卜可
則

臨于大廟

天雨流芳

鄭人許平斷了自己一
篇妙文妙在字字
筆端變化眞如何之
樹隨刀改味也許平
以下人爲主下人
指肉袒牽羊看他一
之中低頭伏罪仰面乞
憐寫得情辭悽惻悲
動鬼神壯英雄不
覺人

而猶不服
故復圍之

九十日遂
攻破鄭城

入自鄭
之郭門

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

鄭襄公肉袒牽羊迎
楚師執其
臣僕之禮

求龜
反

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
能事
楚君

徒且
反

怒鄭之心

君懷
不

此皆我
之罪也

唯命是聽。君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

言鄭不爲
天之所佑

豈敢不
唯楚君

事君。使君靡有他。孤之力也。敢不
之命
是聽

共剪削鄭地以分
賜於從楚之諸侯

惟命是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
爲妾

彼鄭民明
臣女爲妾

之。亦唯命。若不利
此亦唯
命是聽

楚鄭世有
盟誓之好

南。以實海濱。亦唯
以充實海濱
無人之地

此亦唯
命是聽

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

君卻又以非所敢望連忙縮住不作十分希望而顧者自爲之平心解顏文到至處哀樂皆能感人連讀兩篇致咏各別其詠調謠舞則自一可

○此等口氣恰似秦穆有容德乃大二公其庶幾乎惜乎西戎南蠻地利不以限之而不爲當時所鄭重盡造化之忌才歟然功業終覺有掩也

顧前好。去聲徼堅竟戶牖公廟宣桓武。不泯其社稷。

設若難君施惠而顧念及此武必使鄭得改圖福楚而事楚君桓公武公鄭始封之君也予宣王之弟故鄭欲楚求福於此四君也

穆使。使鄭得改圖君。東北。鄭縣。君之惠也。非所敢。

非必追記其所滅之國也是反挑一筆言不當敢布告于楚君

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

此鄭圖諜之言惟楚君爲鄭之人耳楚宇左右

天雨流芳

言不可遂鄭伯之請

當取鄭國不可赦也

必能誠信以用其國之民矣

豈可遽取其國乎

退三舍而辟之。

楚退能肉袒下於人

與鄭講和

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殘。乎。退三十里。

言鄭之君能不泯滅鄭社稷則厲宣桓二公之廟其庶幾乎惜乎西戎南蠻地利不以限之而不爲當時所鄭重盡造化之忌才歟然功業終覺有掩也

牽羊以禮下於人。

言鄭之君能肉袒牽羊以禮下於人。

庸可殘。乎。退三十里。

豈可遽取其國乎

楚退三舍而辟之

與鄭講和

必[illegible]
必[illegible]鄭地在今河南
開封府鄭州東北
里有必城

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
潘尪楚大夫
尪烏黃反
左翼云鄭反襄多變之國也事
貳則伐之服則舍之前封陳最
尤具卓識
子良鄭伯弟
音至

十二年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
戰于邲。晉師敗績。
時晉楚爭鄭故楚伐而晉救之
代郤缺也
荀林父將去聲下同中軍。先穀
卽郤缺子代
林父也

圖 天雨流芳

此自城濮後又見一首
敍戰大文洋洋灑灑只作三大截讀自起至必反戶木長晉國是未戰前事楚少宰至晉濟是將戰正戰時事末段是既戰後事通篇敍議兼行而前後着力在議論中間着力在敍事用錯綜筆法總之晉爲主而以楚對寫次寫其間鄭則時作穿插點綴遂令此花團錦簇無妙不到也

前段又分四節除整敍軍帥外都層層頂接首桓子欲還士會極言其宜退次先穀中軍佐濟都首極論其師殆次韓

軍。欒書

欒盾之子代趙朔也

將上軍。郤

郤缺之子代與駢也

克佐之。趙

盾也

朔將下

軍。趙

嬰齊爲中軍

大夫。韓

厥爲司馬。

林父言救鄭已無所及若與楚戰是徒勞晉民也

及河。聞鄭既及

聞楚克鄭鄭已服楚

楚平。桓

桓子荀林

子欲還。

曰無及於

鄭。而勦

反

民。焉

如此則何所利之

用之楚

九勇

朔韓

韓萬元孫

子欲還

父也時將中

軍欲遂還師

日無及於

鄭。而勦

反

民。焉

林父言救鄭已無所及若與楚戰是徒勞晉民也

用之楚

天雨流芳

分定濟師位參勸王君
勿逆臣次鄭使公
子蘭來聘以戎卜
承樂書指彼鄭以
而以前首斷同拓趙朔
斷樂伯結之大抵前重
隨武論晉師宜歸後重
樂武論鄭使難信而中
開次寫楚北師則鄭如晉
一承上一起下分明以
二武之論包括兩頭也
章法絕佳

許靳反而動。不後隨武子曰。不
脤陳然後可動也
若遇有此事之國而
不變易者無隙可乘也

歸而動。
兵伐鄭辨來晚也
軍以林父之言爲善。善。會聞用
武子稱名言我
聞用兵之道
賞開隙也
觀敵人有

為去聲是征。楚重討德。其貳而哀。
故用師者不
是國而言征伐
之也
楚重討德。其貳而哀。
伐鄭之叛晉
既怒其貳於晉
又哀其卑服楚

而伐之。德。刑政。典。禮。不易。不可
今楚新
成刑
成德

服而舍之。德。刑不易。不可
楚之有刑也
今年圍
鄭克之

成矣。伐。叛。刑也。柔。
伐鄭之叛晉
是

服德也。一。者立矣。昔。武。子。稱。名。言。我
此見楚之德
去年討

入陳。今。茲。入鄭。民。
刑不易也
鄭克之
夏徵舒

事極清晰之文

末段只分兩節文本以晉爲主而爲救鄭故敵楚一節寫楚告成功從對面作收筆一節寫鄭弭亂來求服作收筆不收晉而晉在其中咫尺原之斷先君同是別行一路之法但面貌各別耳然而匪夷所思矣

通篇分三大截而又有十六轉以盟有日矣句爲一大關鍵乃通身轉捩處也末戰以前作許多轉變如層巒疊嶂既戰已後作許多轉變如幽溪別澗放翁山重水

楚之民無以爲疲勞者

怨謗譁之者

音疲

不罷。君無怠。

音讀

此見楚之政不易也

政有經矣。

步卒兵車皆安輯而和睦也

荊尸而

荊楚也尸楚陳名也楚武王始

制此

言楚但以士卒正面爲陣法技藝者爲行伍貫者皆不廢其生業

種者爲工執

共事無奸犯故能如是

此見楚之政不易也

輯

音集

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

音古

輯睦。事不好。

選擇楚軍法之善者而用之

爲。平秦法。

音義

爲宿備

常軍行時在車左者追求右者挾轅爲戰備

草舍

在左者追求右者挾轅爲戰備

草舍爲宿備

軍行右。

後以精兵爲殿所殺之旗物而行動

物旌旗百官各象其事政令不待

軍之政令不待

前茅慮。無。

前茅楚旗制在前持之以慮有無之事

中權。後勁。

中軍

制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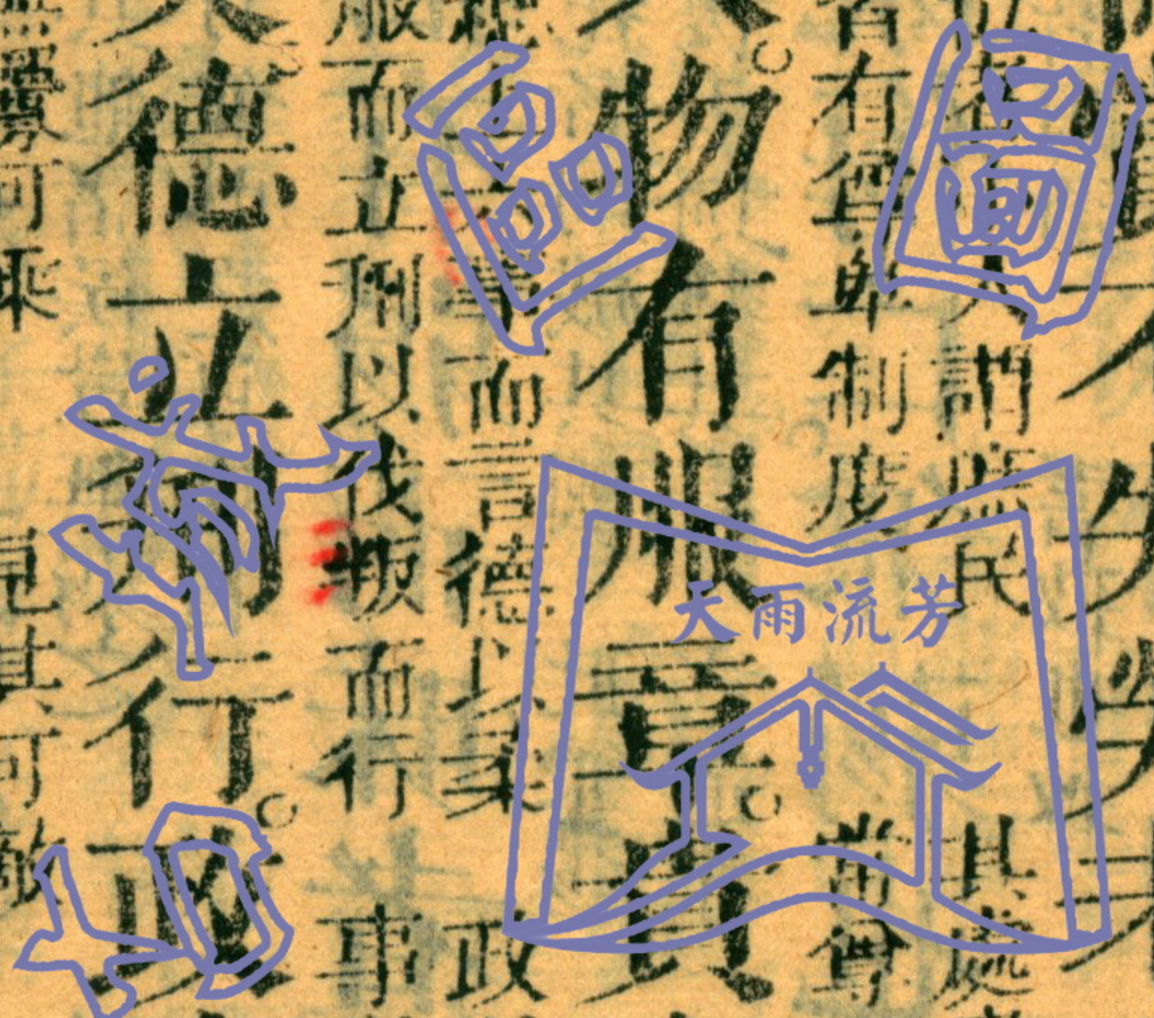
白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

預疑無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未必有此步步引
人入勝也豈非絕世奇
文

物桓子但言歸而後動
未免猶有輕敵之意主
不可敵
會則詳言楚之不可敵
也如此如此只此六字
提綱一字一意精神簡
到清切不煩說來直至
此如此如此只此六字
君子謂有位貴者有
也其衣服皆有等差
其威儀各有
其賤者比於貴者
其處處貴者有
之勢分
其思惠
施以恩惠
施舍君
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
無有賢德而不舉者
其勞
無勞而不賞者
其老者則
新來者則
勞旅之臣
息勞疲
於同姓則選親故
之賢者而用之
用人才也
楚君之舉

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以從之。政以治之。事以行之。成事時。典從禮。順者。不逆矣。德立而言德以象之。刑以正之。政以有經而成就稽之典故有從無違
總不聽不服而立刑以不奸而得時揆之禮經有順無逆
易也

子小人物。



不逆矣德立而行。成事時。典從禮順者。

六者未易無爵可乘
如之何其可敵也
見其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
然後進兵
見其可敵
則當退兵
知其難敵

之何敵之。

此二言者古者治軍

而能整亂而能整可悟作長篇之法信然

文侯賓主互用此篇寫晉敗于邲當以晉爲主而佐則剛愎不仁帥亦不能用君明臣良連璧人亦都是好帶師無成命楚則君明臣良連璧人亦都是好帶寧晉豈得而敵之故文於前半詳敘晉灾楚而楚之勝勢已灸灸於前半閑晉楚連於末則反寫楚子深得

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

兼并之

攻討之

昧者古善法也

此一言者用武之備乎

武乎。猶有敗績。

旅而經略武

曰取亂侮亡。

有敗亂綱紀者則滅其國有危亡社稷者則戮其身

以威諸侯。

而靖人。

安人。

和民。

豐財。

利用。

厚生。

德之大者也。

所以務武。

可也。

能此七者。

何必楚。

仲虺。

有言。

曰。

取亂侮亡。

兼弱攻昧。

以務武功。

所以定亂。

禁暴。

戢兵。

保大。

定功。

安民。

和衆。

豐財。

阜民。

生物。

利用。

厚德。

正德。

以崇武。

可也。

能此十者。

何必楚。

仲虺。

有言。

曰。

湯有慙德。

無以踐位。

作誥。

以自明。

也。

湯。

有慙德。

無以踐位。

作誥。

以自明。

也。

武王。

有慙德。

無以踐位。

作武。

以自彊。

也。

武王。

有慙德。

無以踐位。

作泰誓。

以自彊。

也。

武王。

有慙德。

無以踐位。

作武成。

以自彊

神化無迹到後賢所能彷彿也

文要步步聯絡如士會觀釁而動接林父楚亦歸而動說下先穀不可接士會可也說下荀首此師始哉接先穀成師以留鞏厥四罪接荀首必有大咎說下以後步步卸卸皆此一法

以成霸業者

以兵師之威武而君臣之盡力也

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

有敵國如楚而是其師不武勇也

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

不武勇也

且成師以出。聞敵而退。非夫也。

且晉既興兵而出矣

而非丈夫也

帥。所頻反而以卒以奔。夫。

軍獨以所統之兵渡河

以奔。莊子曰。此師殆哉。莊子能。我弗爲也。以。

莊子莊宗之弟也時爲下軍大夫音智

言先穀之兵危哉

中軍佐濟。知罃子能。我弗爲也。以。

引易以證其事

圖 今聞楚遍天雨流芳 退師

○一昧剛愎自用氣象

鄧爲楚伐而不能救必失諸侯

卻缺亟之強遂之語究竟

前人成霸業今自我不力不武而失之爲快也

無牛點出奇智謀非若伍參能料敵決勝者是

不如一死之爲快也

所謂勇而無禮則亂

盡力也

左翼主將不能行令其
佐不肯用命俱包此數
語中尤側重疑字上

事順成藏逆爲臧。衆散爲蹟。川壅爲澤。有律以律。否則凶。

坎下坤上爲師師之出以有法律爲善
三三上爲師三三初六變而之臨師者
以成其功則臧凡執事之人順命
不順則否若逆命必凶否不也臧善也
兌兌柔弱也坎爲衆今變爲
坎爲川今變爲兌
兌爲澤是川見壅
於用切爲音僞
子卽反臧音藏

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如從也將帥者能使其下以從己之律律所謂
順成而臧也渴敗也
壅塞而
爲凶

水以盈爲功
以竭則敗也
天屈也川既壅屈塞而
水竭澤不得流故爲凶

盈而以竭。天且不順。壅所以凶也不行之

澤不行之象
水變爲澤
乃成臨卦

謂也。

有元帥而不
從共命亦
執甚焉此
不言
先殺之違命亦
可行之謂矣

之謂矣果

救從來鬬將在外救援
在朝鮮能建功立業者
何況將佐不相協哉其
必至於鬬事也較爻伐
之魂害爲尤速習自失
霸以來河曲之戰趙穿
以其屬出郤之師先穀
以佐師濟遂令主帥皆
倉皇失措雖失屬亡師
罪有攸歸亦猶君德不
明而政令於是乎廢也
城濮之役郤瞞好命司
馬殺之文公殺顚諛以
循於師殺舟之僑以徇
於國師師抑何威歟而
今則異是楚主夏盟而
晉不競雖曰天命豈非
人事哉君子是以傷之

遇必敗。

言當在陣而死

兗子戶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

雖幸免於戰而歸國年先穀猶晉所殺

獻子謂荀林父曰。子罪大矣。

獻子韓厥也時爲司馬謂荀林父曰言中軍之過陷於敗

以偏師陷天子罪大矣。

則林父當得大罪也

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

有此二者其罪已重

爲罪已重。不進。事之不捷。

不如同進兵而渡河也

惡有所分。

庶幾惡名猶有所分

與其專罪。六人同之。

與其先穀獨敗而元帥專受其罪孰若三軍皆進六卿分受其罰不猶勝于獨責元帥平六人林父先穀士會郤克趙朔韓厥皆渡河

不猶愈乎。

猶勝于獨責也

師遂濟。楚

晉三軍

沈 沈或作寢汝陰固始縣今固始縣屬河南汝寧府

郕 即廩延今河南開封府延津縣也

文要兩兩相對北師敗楚三軍與敗晉三軍對飲馬于河與及河對飲馬于河與聞晉師既濟王欲還桓子語對令尹語與隨武語對伍參語與巍子濟語對南轅與中軍佐對言于王與知莊語對潘黨與逢丑父語對解張與韓獻語對管以待與師遂濟對次咀嚼與華評云爾蓋如此則齊侯安得不敗處方令止下有情也

子北師於 子反公子側也

次于郔 音延

左子反右 將來曾監

飲馬於河而歸 聞晉師

既濟王欲還 去聲

還 音旋

必言反

伍參 七南反

欲戰令尹孫 不可謂不勞民矣

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 孫叔敖即蔿艾獵也不欲與晉戰

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 設使與晉戰而不勝雖欲食伍參之肉不足飽也

參曰若事 若捷勝晉

俞寧世曰楚勝在隨變參出伍伍出參變隨在楚敗在伍參口中說出晉敗在伍參口中說出晉諸臣各出己見議論紛無定見楚子參遂定大計詳有詳略有略妙

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乎。

雖楚欲食吾肉其可得乎

孫叔於晉師未退而反軍前之人爭欲逐歸也

言苟軍帥初秉國政其中甚德望素足以服人故其號令不行

不能勝晉則我將爲晉兵所虜而我之肉固在晉矣

王曰。若之何。

若之何猶言如之何

則汝孫叔

○楚人者君左右近臣之人也率多讒諂面諛致誤國家大事楚莊有此嬖人能料敵制勝此其才足以輔治政事如此而嬖之嬖亦得矣由此觀之人主不患有嬖人而患其嬖不一眾

嬖愛也

眾人所從

事權不一眾

對曰。楚之良在申公巫臣。

申公巫臣楚之良臣

王曰。若何。

對曰。其三帥者專行不

三帥子重子反子扉

專行者必敗

晉兵

獲偃尸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

偃尸楚之良臣

無上下兩

適之也

歷

從此行也

楚之

此行

特患所嬖者非其人耳
楚菲英才故其嬖亦英
才意氣應合也欲察人
主之賢否者當先伺其
所嬖之爲何如人焉

管叔高郡縣東北

有管城叔鄗二山
在滎陽縣西北故
管城在鄭州北二
里滎陽今開封府
滎陽縣縣西北有
敖山管城管叔所
封也

夾敘鄭使一段前顧救鄭後顧分鄭乃此文一篇之脈絡

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

況楚王也晉師臣也今豈不辱楚國楚若還以君而逃臣也
而病之病恨也
告孫叔敖令
尹

改乘

去声

晉師在敖鄗
二山之間
先已南轅反施矣

其回車北向蓋令尹
將楚子次地名於待晉師
于此以

敖高郡

反

晉師在敖鄗
二山之間

蓋以救鄭之社稷故不得已而
與晉師戰

而騎。其

奇

且其出兵已久而疲困矣

又不防備非常

從楚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

孫叔敖

而病之病恨也

穆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

勉晉先伐楚兵

共實專心事晉有貳心于楚

今楚兵驟然勝鄭其志遂驕矣

驟聚仕救反

勝

承罷弛師以兵繼其後

而騎。其老矣。而不設備。予擊之。鄭師爲

一股歷落生動重疊直寫出楚君一團精神來文亦精神百倍一字只作虛字連下之字上兩疊便一筆不必解作二國合謀也

必敗楚兵

鄭必服晉

言晉敗楚兵

承。楚師必敗。厥子曰。楚師必敗。於此在矣。

必許卓戍之請

公十六

楚滅蕭

在此一戰

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教訓之。

楚君無一日

國人而教訓之

其君撫有蠻夷。奄征南海。方城以為中國捍蔽。

常警戒堤防之心

其君能好其民。

民生理之難此下皆楚君訓民之辭

其君之戮也。

去声

必與吁同嗟嘆而言也不易者謂斯

禍。

其君能施其德於遠。而安靜其民。

其君之舉也。

其君能明其刑賞。

其君用其良。

其君好其德。

其君之動也。

其君之德也。

其君之賞也。

其君之刑也。

其君之良也。

其君之官也。

其君之官也。

其君之官

去但不必將此字另作一讀

其後武王滅紂○紂又九切楚先君箴路以柴爲車也藍縷衣破而縷藍然也啓山林之幸絕其祀林繫山以便通往來也

克而奔無後。訓之以君。君放紛反紛扶粉反亂也言必簡○簡音必路。

藍縷。力主反勤以治生則不匱乏啓山林。啓此觀之勝而驕不復備也

以力反資金反之曰。民生在勤。勤。民生不易惟在勤力

則不匱。言用兵者以理直爲壯理曲爲老今我晉以理曲楚君之理直晉之理曲楚之理直

直爲壯。曲爲老。我曲楚老。其楚君之親兵

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分爲左右二廣每廣有車十五乘

兩廣。傅氏曰廣乘車名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故名二廣郤氏曰偏法而百人故

天雨流芳

曰一卒一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兩十五乘爲承副其數如
次有餘并入爲承副偏法之有兩也李
下同廣代右偏駕馬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一卒。卒偏之人爲副楚以五十乘爲大偏二十五乘爲左廣廣而駕馬則受之。以至于旹。內官序當其夜。

以待不虞。叔。楚之崇也。即叔之盟。予良在楚。楚。鄭親我。我。

以防不測之變

師叔潘尪入盟鄭伯

今楚使皇戌來勸我與楚戰

我勝楚則鄭來歸我

忽將予良師叔作亢宅笔跌落鄭不可從便煞住合卒段氣勢皆足

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共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一卒。卒偏之人爲副楚以五十乘爲大偏二十五乘爲左廣廣而駕馬

去聲

以世觀之許遷不常宅也

子良鄭之良公子也

鄭使子良爲質于楚

我不勝則鄭來歸我遂在從楚

盖以我之勝看而下其去就也

敫其時刻至於日中而止

嗚而初駕馬

天雨流芳

按晉軍在中不欲戰者三人何等知明盧蜀戰者三人一味冒失狂只是要戰并不知當師如何戰法總由桓子師不以律甚以否臧凶也

一大段後更作三小段以伴之澹淡相開最有段意法

皇戌之說也

不可從也

君勝楚歟鄭得屬國何待

是求克也鄭不可從趙括咎原趙同屏趙括咎指彘子徒黨也

晉之從政者侯必從彘子。朔也

彘子趙

欒伯武子也

言實而有徵

曰原屏。

言我楚君少時遭國家之憂難謂穆王之喪也

以此不學不能文飾其詞

其言必長晉國矣

上言晉必當執異日必當執晉國之政也

楚子使少宰之

晉師言曰

少去聲下同宰如晉師曰寡

但聞先君文王穆王常往來於伐鄭之役

言欒書之

君少遭閔凶不能文

聞二先君之出入此

言率領兵師以來救鄭

唯求勝之敵

知季莊子也

音智

季

以上是議論以下是敘事都兩兩邊湊緊此一節卻兩兩作放開之局如一寬也

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干大水罪于晉。

以鄭事楚有二心而來教訓安定之豈敢與晉爭戰得罪于晉

無淹久。

淹留也言晉帥無久留於此地

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干大水罪于晉。

晉侯使郤犨來聘且問疾

犨敕牛反

公子喜時亦來聘

喜許吏反

公子喜時亦來聘且問疾

喜許吏反

公子喜時亦來聘且問疾

喜許吏反

公子喜時亦來聘且問疾

明知晉師欲戰而又使求成于晉合晉人料我怯懦必不設備眞神出鬼沒伎倆

盟有日矣句上下轉

敘致師忽用排調先總領一筆次分三段後總結一筆尤妙在詳敘其言而略敘其事既極鋪排又極簡括眞妙文也

凡以議論帶敘事者其

謂晉之使人誤對也

遷徙也言楚以大國之君親托足迹於鄭今晉君使我羣臣遷徙北迹而去之

行人失儐。寡君使臣遷大國之迹於敝。羣臣無所逃命。楚師驕。

君命如此羣臣不得而逃之也

求成兩國講和也

曰無辟。

晉君喻我羣臣不得畏敵而避之也

成于晉。晉

許楚求成

不得。

盟有期日

不得成

帥。

帥軍挑戰曰致又示不從和以疑晉之羣帥

伯:攝叔爲右。致師。許伯曰。吾聞致師

此言御車者致師之道

者。御靡旌摩壘。

靡旌驅疾也摩近壘而還

摩壘三力帆反

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

此言乘車者驅馳之道

法言山於此

疑參云樂伯爲車左既射以敌乃代許伯執轡使之下車飾馬而已則轅而還耳

左車左也敌矢之善者

者。左射音亦下同以敌音狄代徒戒切示閒暇而還

御車以掉正也執馬之轡

徒弔切掉

執矣於兩切轡

敌古狄反

折敌音浙

浮音孚

而還撮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

各爲其所當爲而返

此言車右致師之道

車右入敵人之營壘

自代御車以執馬之轡

雨飾也掉正也執馬轡也御下車徐馬正敌以也使御車下車飾馬正敌以

入逐之左。右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

音之兩角不能進敵

僅存其一

樂伯矢盡

宣公

右宿左射而右射入。

宿止悲反

麋亡悲反

與於前。斃麋。

斃者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

言

(按兩國致師者皆似不聞兩軍交鋒矣)

川命一邊皆行其所聞

一邊恕所求未得而再

國之勝負已兆於小試

其鋒矣然事勢覺近游

戲與正戰全不相干只

因彼來我逐我來彼逐

行文不好如何聯絡妙

在將兩小獻巖故事布

景生情借對待爲聯絡

事之游戲實文之波瀾

也及入正戰決不可拋

仍從所求未得徐引入

勝遂命所謂游戲波瀾

者皆成奇兵與義矣筆

意眞如神龍見首不

既見二守乃是神針

暗渡

晉鮑。

音飽

焚。古委切

當。

獻人

或者未至

其後。使攝叔奉。

辭獻馬

此使能者之勝負也

敢以。

蓋鮑人

之不時。

言以歲

獻。

音虔

其時。

獻馬之未至。敢。

固辭求

免也

有辭善

解令也

其右。有。

離君子

者。鮑焚。

止不

復逐

其左。善射。

錡魏犨子也求爲公族大夫

而晉未之許○犨赤周切

公族。未得

請報差求

成之使

而。

晉師。請。

致師。弗許。

請使。

去声

許之。

遂往請戰

而怒。欲敗

滎澤

滎澤在滎陽縣東地理通釋滎陽漢屬河南郡今考滎陽滎澤二縣皆屬開封府

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戶扃反澤見六麋身上

逐射一麋中之以獻潘黨而獻之白子有事獸入無乃不供給於鮮殺之鮮

廢以顧獻曰子有事獸入無乃不給於鮮乎政獻

政行者之鼎從致師之徒於楚乘車之事叔黨潛逃也潛匿之子求命去魏鉏勿復逐也

叔黨無命去之趙旃求

魏錡趙旃俱受命而使楚

卿未得且如公孫之致師者請挑戰弗

許請門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

鮮平聲

請召楚人求盟

時佐上軍

獻子卻克也

明知是二臧必欲挑戰其

又皆命而往何爲者也

命者從子桓子桓子不

許。

宣公

明知自己不肯聽命反來歸罪他人眞可惡也卻又不解三軍將佐皆爲無于一人所制是何爲者

召盟許之下本當直接夜入楚軍因要插入論備文字與魏錡言命備之說

而往句縮入寄便超勢將不敗先濟伏兵而來攻我得一筆專當論穿插者對此不免袖手低回耳

言二子皆有憾於晉者今使之往必怒楚師也

既不敢胡悟從其請

反曰。一憾往矣。弗備必敗。盍。子其備之。

楚使來求成

爲楚兵所敗

若不設備必爲楚人擄往矣。弗備必敗。盍。子其備之。

言皇戎來勘戰

徒出師而不能決者

戰。勿敢也。楚人乘我。我無日矣。不如備之。楚。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

雖多說備戰之說

若楚人無有惡意

將何爲哉備

從爲盟

晉師之敗

必不久矣

何損害於國之好

成。何爲。士。曰。備之善。若二子怒。

士會言設備爲善

不去聲下同

備爲善者設

若魏錡趙旃往

孫楚師之怒

也。甯。無。

芳流雨天

起勢借點一筆令後文
輕省獨不點下軍當於
末段另寫皆錯綜法

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
好之禮相見
君行師從
不去軍衛
警戒之道也
徹警也嚴
帥將也嚴戒也設伏
兵七處于敖山之前
覆扶又反于敖

有兵備亦不至于喪敗

子不可止軍季使韓朔
不肯設備

前故上軍不敗通要齊使其徒
將佐設備不敗

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
言魏錡既爲潘黨所逐而退潘不相隨趙旃在後至

于楚軍席坐示所長也

楚軍門之外使其徒入
使己從人入楚軍之營壘

趙旃夜至入之楚子
趙旃又驚楚虛張聲勢楚亦虛張聲勢欲以相恐怯無備何
接使徒人入敵壘
線索苛極
左氏云既免既宇遽下此既字接上文以起下
潘黨旣逐魏錡趙旃夜至
爲另提又清晰又緊湊

爲大胆乃衛所以叔拔
恐王深入遂命全軍隨
後出師首入一敗塗地
此番詭謫所關甚鉅

爲乘去声下同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鶡
說舍也
右廣無
來愛帥將行師
尾反舒銳左廣受之。日入而說。許偃
御右廣彭名御左廣。屈
之故各有御右
兩廣王更迭載
爲右。乙卯王乘知字左廣以逐趙旃。趙旃
逃走而入山林之中
下曰裝得趙
旃之甲裙
車而走林。屈蕩搏音博之。得其甲。裳音常入懼
搏擊之也
音博

對晉弗備故插敍在此
然於後事則是倒註法
蓋得此預先註明便知
王乘左廣乃乙卯日中

汪兒右膺乃是白入結
處昏宇特字乃知戰了
大牛目灰線草蛇在細
心看耳

(按)兩國皆懼得
只因盟有日矣橫硬在
心不料一時事急仍晉
人所懼者小人心未免
懈怠且又無備楚人所
懼者大各各奮勇前驅
逆之一進

恐二子致楚師之怒

使軥音豚車逆之潘黨望
往之迎二子

使人馳馬告楚王云晉兵來矣

晉師乘之。音剩

軥車兵車名使

處潘黨望車來處起

乘且有備一旦交鋒陷陣而不知勝負之機前已失策敗績至此則黜陟飛動也

其塵使偃

音堰

偃晉軍士名

二子之怒楚師也

使軥車逆之潘黨望

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

王之入晉軍也

我薄人

無人我

啓行先

王之入晉軍也

涿陳

音陣

孫叔曰進之寧

孫叔發令速進兵

我薄人

無人我

啓行先

入也軍

志曰先入有

奪人之心

以擯鋒陷陣而振先聲之威者

此釋以先之義蓋言先入而側人也

軍志古兵志

言先發制人之戰心

元戎十乘以先

元大也戎車軍之前鋒啓行猶開道

十乘在前開道

去声

天雨流芳

傳卷一 風流不作偷父面目

文要部署安詳倉卒合戰固非一兩筆所得寫盡也看其將中軍先濟作一安頓然後另提筆補寫上軍再擾下軍而以餘師不能軍云云結之極忙亂中事寫得極清楚全在段落爺筆提筆見界畫手法

唐 唐屬楚之小國襄陽安昌縣東有

楚子使唐狡與鬬宜申如蔡

狡與鬬宜申皆楚大夫 如蔡 古卿反

與蔡侯鳩居告唐昏

與蔡侯鳩居告唐昏 惠侯楚小國之君也 昏 惠侯且不

上軍未動。下軍爭舟。

唯上軍將有備故不動 下軍爭舟 二軍爭船而渡河

舟中之指可掬。

指故舟中之 掬 九六反

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

釋奪人之心之義蓋 鼓擊鼓 令於軍中曰 言先濟河者賞之

不知所為。

楚疾速進兵而迫晉軍為謀也

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

薄林父偽楚兵所迫不知為計 乘 繩證反

晉軍。桓子

晉軍 士卒奔走 桓子 晉卿荀林父

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

二軍爭船句斷手指故舟中之指可掬 言其多也 言餘軍皆移去河在西欲濟河而西者故移向右

可掬。九六反也。晉師右移。

工尹齊楚大夫 右矩陣名 矩音下同 卒。以逐下軍。

上唐縣今河南汝
寧府確山縣古安
昌地

○倉卒中忽求助唐侯而
寫楚子原不是驟勝而
驕者彼欲予那有見識

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
言無德而貪有功之大敵
下惟楚國之辱
唐亦與有羞焉
用唐侯君臣
而設
濟我楚之威靈
君靈以濟楚師。使
反

不克。君之羞也。敢請。
補敵者也
子夜
潘黨逐北。
管惟上軍
為左拒以從唐侯之車
去聲下同
遊鄖門于漢。
駟伯御克
言待楚兵之來
隨會上軍佐也
以從上軍。駒伯曰。
而與之戰
諸乎。隨季曰。
若聚兵而
攻我上軍
壯若老。
似醉
反
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
則吾兵必盡
為楚所殺
不若收兵而去之

○一路寫士會到底是
個謀事兼有之人管子
曰成功之道盈縮為寶
隨季其庶幾寫來為晉
幸甘一小色

此段另敘上軍事又插
敘楚不睦暗點伯人令
前文不漏亦為吾不若
夾入此段則不進少進
一段文字便接殿卒不
敗一迸寫去不見斷續
之妙也

同舟所以分衆人之謗　如此豈
不戰所以全晉民之生　不可乎
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
其幸而退不敗王
乘廣先左晉人或
以其所將之幸
後軍之殿也
以見士
會有備
言楚王以左廣
如此亦必以左
戶切　後五
之曰
君以此

見右廣下
廣終
歸也
始亦必
廣兵車也車
重故不能進
以廣隊
還便還
不進也
進馬還
施大旗拔施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故出○孔
疏帆是扇風之名不帆風則車輕故得出坑也
音師旣出
險乃顧楚
古矣反
少
反
不能進人或
恭壽害也又敎也扇車上兵闚○孔疏扇車也車上兵闚其落
下也豫坑橫木有礙故脫之而後進
其器
之脫扃
古矣反
少
反

晉人作吳語然是借此
視出敗卒不敗為上軍
略見生色與下不可勍
射篇不軍略見生色則

苟首出脫遁映前牛後議論以反則林父不能所爲綿衲針筆法也

此段敘下軍事趙旃趙朔趙括趙嬰齊趙同趙武趙莊姬趙姬趙夫人趙人趙雕趙午趙勝趙王遷趙王偃趙王丹趙王遷趙王偃趙王丹趙王遷趙王偃趙王丹

之皆重。兄弟祭尸而死
故重獲於木下

獲在木不。楚平声
反還罪也

負羈楚大夫知
營莊子之

知莊子。知音智
武子魏
錡也

多從之。從才用反
軍大夫故
知營於耕
反

怒曰非。子子之求而薄之愛童澤之
蒲可勝

既乎知。音智
用之不
可盡也

季曰不以人子。言不得他
人之子

吾子其可。我子其可
以得乎

圖書館藏

菹澤晉澤名其地卑
楊柳可作箭者甚多
既盡也言

左翼一子被獲偏帥獨

菹澤晉澤名河東聞喜縣東
北有菹池陂谷屬
山西平陽府

往向能挾四而還使乘晉軍時三軍將佐皆如此又何敗劒之有已愚謂仍是寫晉三帥畢行不獲不幸中之幸也寫楚師驟勝而驕亦幸中之不幸也兩兩映合庶欲前言非盡荒唐此等照應只在依希彷彿間求之

三句收束前篇楚軍于邲宛然全勝景象首之

於是乙卯日戰丙辰始主於楚

收晉尸聚晉人戰死之尸

京觀積尸封土其上也

京大也觀示也

不可以苟免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臣楚大夫

我必擇其人而以之不可苟然而射故射也

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

至宵乃渡濟也

言其兵眾而將不能用故

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於用反；潘

紛亂喧譁

重輜在君後故乙卯日戰丙辰始主於楚

輜車載器物糧食之車常在後也

雍鄭地名

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乎。觀古玩反下同

武軍加戮於尸上以彰武功

何不築軍營以彰武功

臣聞之。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

天雨流芳

按楚莊此番議論可謂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追非齊桓晉文所能企及者也論五伯者謂泰穆楚莊惟有學問如此其信然惜乎身主刑繩雖善弗錄雖美弗彰不免明珠暗投之憾而世之儒者徒拘文牽義謂晉文能以德攻楚莊七德無一殊不思能以德攻者人謂也七德無一者自謂也不以人謂自謂定品題而僅執有無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無忘武功楚子曰

我聞古人之勝敵也必爲京觀以示子孫使子孫不忘君之武功

莊王言此事非汝之所曉也

非爾所知

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

武王盡取息兵之義也合止戈爲武亦周武王既定天下而作此詩之名

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

周頌時邁篇有云始鬱告示其末復用也

載古刀反

武亦周頌篇名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肆遂也時是也夏大也

言功業于是遂大

信武王能保天下也

又作武其奉章曰

其第三章名資也言武王布陳政教

時周在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

鋪布也繹陳也思語助也徂往也故民皆歸往

時繹思我徂 唯胡切

言武王能發揚光大其先人之德業以有天下也

篇名桓　綏安萬國之詩頌爲次不問楚樂歌之次第

桓武也

桓桓于征狄彼東南

桓桓武貌征行也狄遏也東南謂江漢之閒也

烈烈武王

烈烈威也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戢斂櫜韜也干盾也戈平頭戟也弓矢禁暴戢兵也時夏商之末諸侯暴虐萬邦和睦也厲病也

我徂維求定

徂往維爲求定安民也

時周之徂

時是也周普也

夙夜匪解

夙早解懈也

以保大定

保大定功也

文王以求安定

應之德鋪排讚歎味厚而色濃又與起士會鞏固晉國之德不足以服諸侯而強以兵爭之是不能安民也

書兩妙文相應處處經營匠心

按起手士會極稱楚子德刑政事典禮六者不易不可敵也至此自己反說七德我無一士會引詩作斷在後楚子引詩作證在前是作者分明借他人美譽盛楚子謙言相形暗斷他是箇不伐若不施勞的角一箇仙主大有純王氣度較之斷能以德政者更多幾件好處如何說是扶晉抑楚只是不能獻捷正是他安分循理處處此便是有德

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上声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亂以爲己利。

以晉之強爲己之利

是不能安民也

德不足以服諸侯而強以兵爭之

言凶晉師不和乘其危亂而攻之以爲勝敵之榮也

其動也年荒是爲楚

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

豐財也

作宮於此告服劉勝晉之事而已盡古者出兵必載先廟之主以行此言作宮先告廟祭告廟載主於宮中也

將以何者而示我之子孫

明王伐不敵。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

式玉命而肆亂者討之

鯨鯢大魚也能吞小魚小國也取而封之謂滅其君而有其民也

不敢不敵

京觀。

京觀音倦

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

厥功也

著謂武功何功之有謂不

功也。古者

以戒來者

爲大戮辱人吞并

先君

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逆惡。以懲。不善。夫。大戮也。觀示也。京大也。觀所以示戒懼。逆惡。惡者知所戒懼。不善。彼死者非有逆惡可以示戒。又何所取以爲京觀。

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伯使子人來請平。楚子許之。盟于皇鄭。而還。

無所。示子孫乎。楚子祭于河。作先君宮。告戰勝之事而還。皇鄭。鄭地。

君子曰。史佚之制實是順矣。將以分鄭。而立公子。

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順。順理也。分鄭。分鄭地也。公子。子人也。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

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

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也。

圖 芳流雨天

音逸

所謂伊胡底止息亂者。言毋使小人之乘亂以要利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嘆息之也

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瘼音莫

於怙亂者也春秋書矣又不言其適歸。

胡傳戰而言敗楚晉戰于邲晉荀林父帥師救鄭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出之戰則楚人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敗而使晉主之獨以晉主之而卿而使晉主之獨罪林父者何也鄭伯逃歸不盟而後與平矣而又出之戰則楚人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敗而使晉主之獨罪林父者何也夫司馬皆具官不能勠民者三卿也達命不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命又違命而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諉先敗而逸還眾不敢逆偪陽之舉創於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數若獨以中軍佐既如無及于鄭焉馮川之奔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六人武子三軍毋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命又違命而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諉先敗而逸還眾不敢逆偪陽林父獨罪林父者何也鄭伯逃歸不盟而後與平取之途下

諫殺林父以殺子玉
梧形不過舊語耳前添
寫變變書後添在兎再
敗中添困獸猶鬬三四
語便自新警非常標此
以爲用舊文法

以子玉爲比彷彿嫌非
其倫故又另提林父作
垂發之筆立言有法
先將若之何殺之說煞

十二年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聞三日穀。文公

秋七月晉師歸
戰敗而歸
桓子林父元帥請死
景公欲從其請
晉人三日食楚人之穀
晉文公雖戰勝猶且
貞子士渥濁也

不兎於爾乎取之遂下偪陽事見襄公十年

猶有憂色。左右曰。勝楚而憂何也。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言子玉戰敗必思報怨於我故我之憂未盡

猶有憂色
得臣子玉也文公言子玉尚存
左右之臣
楚令尹
莊而問之
歇盡也

子。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言子玉戰敗必思報怨於我故我之憂未盡

憂形於城濮
言戰勝而喜
反以爲憂

喜而憂如有憂而喜

警如人有可憂之事而以爲喜喜若憂之失時者也

許諾

歇

困獸猶鬬

困獸欲再鬬

戰敗只作輕拖妙甚若期不當殺移在何時明下便是俗筆此用筆生死之別也

左翼云城濮一戰楚人痛心疾首積敗十年而不能伸今此乃其揚揚得意之秋也彼殺子玉以此大警戒於晉國也此不殺仕谷不使彼以再克詒張而存困獸鬬之機是亦善于持敗者也鄢陵亦以楚反作結左氏深心若揭

名將轉敗爲勝者多矣奇功未世好持短長一戰不勝首鼠畏縮古來能爲之卒試觀到而才

也曰。昔

楚國因此創成王至於穆王再世不競。

楚是以

穆王再世而不能伸今此乃其揚揚得意之秋也彼殺子玉以此大警戒於晉國也

今天或者大

如此則豈特再世不競於楚乎

而又殺林父。以重楚

重再也是楚再

子玉。公喜而後可知

文公喜方見於顏色可見也

及楚成王

殺子玉

平。及楚殺

子玉之死是晉又勝楚也

晉再克而楚再敗

言今歲敗晉或是天意

晉也。是

以大警戒

晉也。

世不競。

況國相

況子玉爲楚國之相豈比敗而不圖平

文公言無有害我者

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進諫於君則盡忠退省其私以補君之過失

以重楚

楚。其無乃久

不競乎。

克而收鐘鼓昭然若國者其以秦穆之用孟明爲法哉

是晉國社稷之扞衛也

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日月雖蝕無虧本然之明林父雖敗無傷本然之善

今歲之敗于邲也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八

蕭十二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此後復爲宋邑也傳稱師人多寡時當月是而日誤也

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宋大夫

滅蕭傳傳楚莊之霸非傳蕭無守心也後牛文詳是竟望前牛文略是主筆後牛正所以反映

蕭 杜註宋邑沛國蕭縣今將屬江南徐州縣北十五里有蕭城

天雨流芳

前牛拊而免之皆如挾纊然則托王之宇下者正不必麥麩藺窮自無河魚腹病也而蕭之見滅宜矣楚之能滅蕭審矣

熊相宜僚

楚大夫

人殺之。

言當冬月士卒多寒凍者

人多寒。王

莊王乃勉之行于三軍撫而反

思。遂圍蕭潰。申公巫臣曰。勿殺。

國滅而民散也

吾退蕭

巫臣屈巫也爲楚申縣尹

臣曰師

及子雕

及公子

丙。王曰。勿殺。

吾退蕭

而免之。三軍之士。

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無社素識叔展故因

皆如挾纊。

纊綿也言軍士卒皆悅而忘其寒如挾綿然

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

言虎。

卯亦呼之

號戶刀反申

叔展叔展

召之。

麥麩作酒之物瓠窳即黃藥草之名二物可以漱潔欲使無社逃泥水

曰有麥麩乎。曰無。

矜其人猶是霸主之師非以友誼遂忘君事也

中軍中不敢正言故爲隱語無社不解故答曰無

掎郤戰之後楚恥氣盈天下諸侯皆欲以氣吞之莫敢當其先鋒者而蕭人以螳背當車全不量力又激其怒而自速其亡伯愚也若此王曰勿殺吾退知進知退能挾而要之楚人必不返旆而還矣殺其人以快一時之心致敵之穆由此不祀楚固有罪蕭亦何足愈哉作者故不爲之軒輊之此與後

救也又出溺爲拯無論既解其意

入井故使叔展視枯井而求拯若

反

有山嶄嶄起乃

反

窮乎。曰無

叔展言無鄭

濕之藥將病

於智井而拯之。若爲茅絰

反

叔展又教結茅以表其

井須已哭以爲信乃應

河魚腹疾奈何曰曰

音紀舊音

以

明

曰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

哭井則已

號而出之。

號哭也出之令

無社于井中也

胡傳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貳己而入鄭

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滅而書圍與人爲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

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云云

圖 芳流雨天

蔿十二年宋師伐陳陳
楚與國也十三年楚子
伐宋以其救蕭也至是
楚使來假道以激其怒
乘其隙而圍之楚得以
有辭矣其實宋伐陳宋
固有罪也救蕭非宋罪
也楚人圍之則罪在楚
矣

胡傳宋公結盟誓欲
又非恤患也其特書救陳以
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
而不諫必至於設訟而不竟必至于師楚
至是見伐見圍幾亡其國
夷圍中國則亦朋矣
討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設訟卦曰君子以作事
謀始本故責宋爲深若

曹文公卒子廬
立是爲宣公

此爲第一首寫生文字
寫得怒容可掬又不實
寫他如何怒法只就快
上屨上劒上車上逐一
添毫便令怒氣拂拂從
十指中出奇絶

楚子使申舟聘于宋
公子鮑反皮冰
聘于晉不假道于鄭
假道于宋赤使
申舟以孟

使之過宋○道上声
而不假道 下同

文公十年楚穆王
田孟諸宋公違命

大雨流芳

不惟楚子兩番說話早帶怒色并申舟及華元亦語語亦厲都爲宋路筆墨眞有臭味也

○一連三箇亡字語意有層折有虛實有商量有決斷不是泛泛雷同文亦寫得動盪排奡使人讀之投袂而起

無畏扶僕

諸之役惡烏路切宋亡鄭昭朱鼂竇晉明也鼂晴也耳目各舉一事而對以相反言鄭不畏于事

我不借道于宋必爲所殺

楚子言

無畏楚人殺汝則爲汝伐宋以報之

我則必死。死亡同義

無畏宋

至宋

道遂執之

音汝

我伐之。見厚而不進。其不假道。

厚無畏之子也以子託王示必死也

見音現

進曰。過我而不假道。

過平聲

言無畏過宋○而不假道

若殺無畏楚必伐我

宋愛楚伐亦不免于亡也

亦亡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

投振也袂袖也

振其衣袖而起

天雨流芳

粉也楚子語意赤然特
換三箇於字作變調而
心雄萬夫如火烈烈又
不待商量計較也左氏
紋議之法從來所有不配
對成章者而配對之迹
始終不露所以出奇

起屨 九具反 室皇寢門閾也 閾在門之兩旁

及於寢門 音迭 皇又差遠

及於寢門外比

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蒲胥楚市名屨及門閾皆言其逐漸

備有素者事卽行也

及於寢門外車之外。車

十四年

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孟獻子仲孫蔑也言於宣公云

胡傳楚子不假道于宋以啟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請侯縱不能明討猶當攘夷狄有先代之後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諛其不免至于薦賄不亦鄙乎故經世之罪矣從筆之於經見比事以觀則知華夷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罪矣

言小國所以免於大國之討者

本十五年事○林曰吾大夫始特會楚

小國之免於大國

○據杜注二於是句作主人答賓解似不妥愚按通篇只是謀其不免也一句作主前後俱是爲不免謀以後文反逼前文追進一步卻又是宕開一筆跌落到君其圖之作結兩免字是反正呼應一謀字直貫通身血絡字字句句皆是謀免耐理兵作先緊後緩緊看左繡謂謀其不免言謀尙恐不免實講後須得此緊字之筆若作如是解則此句單就下文而言亦突入無趣味矣

使大夫往聘於大國則獻玉帛器幣之物

旅陳也陳物百品以爲庭實旅百品之多也

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

容貌者威儀中節也言叔好也加貨命宥卿用幣服合度也言不失禮也章者車服有等慶之事又加貨物以聘之

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

凡此恐其不免

謀其不

君其圖謀所以自免

圖之公

于罪而謀之也

勑公往聘之也

說音悅

免也謀而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

今楚子見在圍宋

圖宋故也歸父襄仲之子

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此篇傳宋及楚平事兩
段以後半爲主蓋以解
楊死不失信陪其無詐
無虞也

獻子居安思危綢繆未雨雖屬權宜之計亦可謂有知机之哲矣以此觀之其知足稱也范倚也不被兵者四十餘年非賢而能之乎而夫子亦曰也則未之逮矣

定王十三年

十三年

曹宣公盧元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晉景公欲發兵救之楚自去年秋圍宋至今不解故使人告急求救于晉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撤馬捶也言鞭雖長用以捶馬不能及馬腹也

通篇信宇作骨歸結在
末二句起處敍伯宗諺
語分明以晉君之不信
映出晉臣之信爲楚反
作反照之筆故高下在
心與結盟曰入字相映
帶爲一篇首尾關鍵不
得此旨事屬而文離矣

(一)諺語五句中四句三句一句語

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

言楚勢方盛乃天授也力爭也

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汗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及馬腹也 音汗 音鳥 音催 音俞 音美 當隨時變其宜 山多木藪多草雜毒 藏匿也 瑕玷也 含垢恥之時 道之所爲也

君其待之乃使解揚往告之使知晉將至矣鄭人囚解揚以獻於楚子

勸公姑待楚衰 音蟹 音懈

晉已全師來救宋不即至矣

不救宋而使解揚往告之故

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

又使解揚往言於宋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解揚以獻於楚子

晉之彊猶鞭之長也 故楚猶鞭長不

能違天

天雨流芳

○想楚子此時已自其如之何進退維谷欲解揚反言使宋人喪氣而服作收場計耳不然夫豈不知其強許者之必易於雖賞也

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

楚子厚賂解揚

使告於宋言有樓櫓而可以望遠者使解揚登之

使告於宋言晉不來救

諸樓車。

欲殺解揚

解揚登樓車

呼告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

呼去声

告以晉救之意

解揚不肯其言乃許之

楚子再三強使而許之登。

楚子再三強使解揚依楚子之言仍以晉君使無降楚之命致告宋人

樓車之

言汝既許我而又反我

反其言。不許三。

反之何。故非忠無信。

為人君者能制作命令是為合宜之義

為人臣者能稟承君命是為共時之信

汝許我而反之是汝之棄信也

汝背君命

汝

背汝

則專之速刑爾

汝罪當刑可速就之

我今殺汝非是我失信於汝也

我今殺汝

刑劉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

王以信責揚揚以信自許
予以信責揚全在既許不穀以信自予卻正在許字件字妙
臣之許君妙將命字作說又將死守串說尤妙
于中間將賂字逆折層解守字駁緣覺吾賂如環筆銛于鍔○銛利也廉切○鍔逆各切刀口也

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

如此則是謂君爲命爲信者不受二命

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

義者不得兩信

賂我。是賂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

又

音頌

可賂乎。臣之許君。成命也。死而成命。臣

下臣獲考死。又何求。

八臣謀國而不失以信載義之利以衛社稷

謂臣欲承命爲信

賂我

命

君之

言乎○以上言義無二信

祿所當然也○以上言信無二命

君有行義之信臣

洪範九疇曰考終命而死

今君殺臣是我背而我得考成終命而死

如此是國之利也何憾焉

臣欲斷不死好成君之命

不畏死也

成君之命

不畏死而欲賂我之許君

豈可行賂而使賤其職

乃臣之職

反言者非畏死也

命

君之

以告宋人也

口楚子亦是知難而退悔不應以宋比鄭致無故陷殺一行人意思在心說不出口耳

秦穆楚莊都有幾分理學如此處王不能答便全是爲解揚所動不能作高下在心面目乃其本眞未盡滴出地

稽首啓

稽音啓

稽首頭至地也

申犀申舟之子

冒死而行

楚子合諸侯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舟之以歸

豫釋解揚後歸晉

園宋九月而宋不服故將去之

申舟之子

王之命。不攻擊宋。申犀

不攻擊宋王之命

言申舟之爲使必爲宋所殺也

死而不敢

莊王無辭而答

叔時爲王御車

叔時僕曰。

王從叔時之言

楚子不去

以夜出

聽服楚之命。從之。宋大懼。使華元

使華元

則宋必懼而

言築室於宋以示宋偽持久之計

二稽首一不答正在兩難斷殺一僕者從而解

鼫告病者點染生動莫作閒文讀

築室反耕。老宋必盡。

潛入楚軍中

子反之軍中

夜入其軍

華元起子反之牀見華元有謀耳

子反懼而能嚴密

子反方臥

言宋君使我來告病急

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

張悔堂曰前殺楚行人無爲楚鄙至此雖病甚猶不肯從城下之盟到底不屈韋元亦甚健不忝然虎頭蛇尾亦甚矣

二以病告。

宋人之病雖已如此城下之盟諸侯深恥

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

斃亡也寧可亡國

以國斃。

婢世反

不能從也。

私與華元盟而以其事轉

七亂反

雖然。

城下之盟。

以與

君。

盟。

二國爲盟誓之

君苟

不棄

敝邑。

使

之

得

背

楚。

宋亦不得背楚

楚

亦

不

得

於

宋。

唯

命

是

聽。

子反懼。

以

與

之

盟。

而

告

楚。

楚

平

華

元

爲

質。

音質

盟。

言

曰

我

無

爾

詐。

爾

無

我

虞。

言

不

得

詐

宋。

告

王

退

三

十

里。

宋

人

逐

服

於

楚。

王

使

爲

退

舍。

兵

一

舍。

若

楚

師

進

退

惟

命

是

聽。

子反懼。

以

與

之

盟。

而

還。

子反夜爲華元所刻懼其殺己

言

宋

國

盡

民

相

食

而

猶

無

貳

心

析

以

告。

曰。

敝

邑

易

子

而

食。

析

骸

以

爨。

言

宋

國

無

貳

心

析

以

告。

王

語

以

城

下

之

盟

也。

王

嘆

以

爲

義。

而

還

師。

還

師

而

不

攻

宋。

以

與

之

盟。

而

還。

君

子

以

楚

王

爲

義。

以

其

不

攻

宋

也。

以

其

與

之

盟

也。

以

其

還

師

也。

以

其

還

師

而

不

攻

宋

也。

以

其

與

之

盟

也。

以

其

還

師

潞 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

此篇傳晉滅狄事而潞子嬰兒歸晉景公之次事則鄧舒為政而殺之又傷其君之甸侯將伐之。

潞子嬰兒 潞子名嬰兒

鄧舒相潞氏而殺其夫人

為政而 晉之諸臣皆言可伐

殺之 其絕異也言鄧舒有三者絕才但不識三者何事也

又傷其君之甸侯將伐之 晉景公之姊伯姬也

鄧舒反 舒 芳忠反

潞子嬰兒歸于晉 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公羊潞吾也明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之中國故歸之狄人不在是以亡也

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 音路

黎氏

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今潞安府長治縣西三十里有黎侯亭

無才者終後伐之

待後之

絕與之才

言不足以罪也

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

不修此一罪也

罪。有才

雖多。何

仲章潞賢人而爲黎侯之地此三罪也

補焉。不

祀。二

也。有

音祉皆同

酒。二

沉湎于酒

也。有

此二罪也

言。剛愎自用。

二

殺我晉君之婢伯姬此四罪也

也。晉宗伯言

不可不伐

共罪有五

晉。而奪

黎氏

地。一

虐我伯姬。四

也。傷其

君。且五。

而不以茂德

而無以長茂其德

茲益罪

此所以增益其罪也

也。後之

人。或者將敬

奉德義。以事

神人。而

後人或能恭敬以奉行德義

而盡其事神治人之道

有三俑才待後之人兩
意雙提文作兩番披敘
前一層從俑才說到待
後後一層從待後復說
到俑才恰將五罪四反
分對兩頭而以後無罪
後有辭安在中間作接
連詰難也警拔其意痛
快其辭而措局又極整
極變可謂出奇無窮

曲梁

曲梁今廣平府永年縣東北

曲梁縣也曲梁故城在今廣平府永年縣東北

而申飭堅固其命令

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

待其如此則愈不可伐矣

縱之而不討

又曰未如待後之人

後。後有辭而封焉。再乃不可平。夫時才與

後人無罪而我討之彼既有辭則彼將有辭於我矣

彼既有辭必不受討

衆。亡之道也。商紂之故滅天反

此二者乃取亡之道

時才之俑

地反物反爲妖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

孚則爲之孚言悖才與衆反德

災生則國滅亡是絕之道

妖災由此而生也

孚物妖異

悖理害常則爲禍亂

民既反德則天地文字象

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狄晉候從之。六月癸

狄皆聚而有之言而伐狄從伯宗之

背書正

左翼云因北有儁才伐
之恐不能勝故欲待
殊不知罪不可赦有
無益況恃才適以益
乎篇中雖兼破待後
以恃才為主故末路
歸到才上去平分作
便失賓主

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
衛人侵鄭鄭伯伐衛以救之
衛人歸俘于鄭鄭伯飲
之酒皆醉而反之
衛侯聞之怒
鄭伯逆而
殺之
衛侯出奔
衛立
公子
黔牟
衛人
逐黔
牟衛
侯復
入
衛侯
先期
入
衛侯
先期
入
衛侯
先期

山下有樓亭卽晉侯治兵處
杜註傳舉此以示教非教人役志于鬼神乃教人無違于治命也看兩必字都是極其叮嚀叫人子何從剖斷提出治亂二字一經權衡輕重立決解得直截又委婉會此旨也天下無難處之事亦無難措之文矣○秦之力人也特著此句註解者輩與他

魏顆
古果切
顆魏犨之子也

敗秦師于輔氏
杜回乃秦國有力之人也

獲杜回
杜名回者
動五切又同都切

必計反
妾。無子。武子有嬖妾。武子疾。
魏犨初有寵後有疾時

命顆曰。必以爲殉。及卒。
命其子云
及武子死後

顆嫁之。曰。疾疢則亂。吾從其治也。
嫁其妾
其子遂當嫁此妾
疢熱病
重則神昏亂
魏顆言人病我所以嫁此妾者不從亂之言而從其治命也

及輔氏。
秦地公羊作瑕

顚仆。
顚仆躓也

躓于
補氏
躓猶柱足也

之役顆見一
老人結草以禦杜回。
元禦也魏顆忽見一老人結草以禦杜回
杜註
結草
苦浪反

其故不明事未妥而理自平正治命亂命可爲人子事親準則

前半點一命字又點一治字至末以一筆結之曰爾先人之治命結攏極精

晉文

而頗故獲之夜夢之曰余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德也

所以爲魏顆所獲也

見一老人言我乃汝所嫁父疾亟之父也

其夜魏顆夢

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即哀公所謂二

非取民之禮也

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足此豐財之道也

初稅畝

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初稅畝

十五年

芳流雨天

公田之外又稅其私畝也壞井田之制開厚斂之門蓋自是始矣

公羊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大綦小綦寡乎什一大綦小綦寡乎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殺初者始也譏始也初稅畝者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公田什一私田百畝公田什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莫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田莫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爲民爲吏公田莫善則非民爲民爲吏公田居井竈蔥韭盡取焉古者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

定王十四年

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吁況于切

鐸辰不書留吁之屬

鐸待洛反

晉

水經注云絳水經屯留故城即故留吁國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南十三里純留故城是也

左翼云亦以羊古語作
贊妙用夷猶淡逸之筆
幸民二字最妙小人行
險以徼倖免而無恥皆
有幸心也善人在上賞
不僭而刑不濫雖欲幸
免其將能乎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則無幸心矣
不善所以遠也正本清
源之論可與賞之不窮
同看

辰。三月。獻狄俘。晉侯享
軍。帥未嘗請
士會獻
之于王
會爲命卿

之。盜。逃。奔。秦。將中軍。士會爲
之舉
益
皆服也前此晉中
軍之服故也

元。傳。於。是。晉國
士會執
政使晉

請。于王。戊申。以。徹。晉侯
大傅孤卿加此
官以寵異之也

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
懼其陷也
言善人在位則無不戒懼

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
禹之用士會如
言善用善人也

戰戰兢兢
詩小雅
小旻篇

皆戒
懼意

天雨流芳

賞不僭刑不濫則國家不善之民無僥倖而免罪者

在上則國無幸下耿切并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是無善人之謂也

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及善人是不善之民倖免者多則國家必受其害乃不幸也

言善人在上位故如此也

年十六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

爲毛召

去年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札殺召戴公及毛伯衛

音召

之難

去声

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

數語條理分明極簡括聚此等皆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者也

賓卿也雖享亦當用禮意在言表正以不破爲佳

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匄來聘

復于孫蘇

原襄公周大相佐也

享之原襄公相禮設盥洗升一也

故士匄怪而問其故王

亨禮體薦今殽烝者殽升一也

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

宴禮則體薦牲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

諸侯來則享

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鷹宴有折俎當享卿則宴

卿來則享

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鷹宴有折俎當享卿則宴王室之禮也

享之原襄公相禮設盥洗升一也

故士匄怪而問其故王

亨禮體薦今殽烝者殽升一也

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

宴禮則體薦牲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

諸侯來則享

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鷹宴有折俎當享卿則宴王室之禮也

此篇作兩截讀凡文有
紋有識大抵一串此獨
敘議各自成文然其意
未始不相發也蓋以會
徵齊而獨辭之不
已而又就瑞辭
定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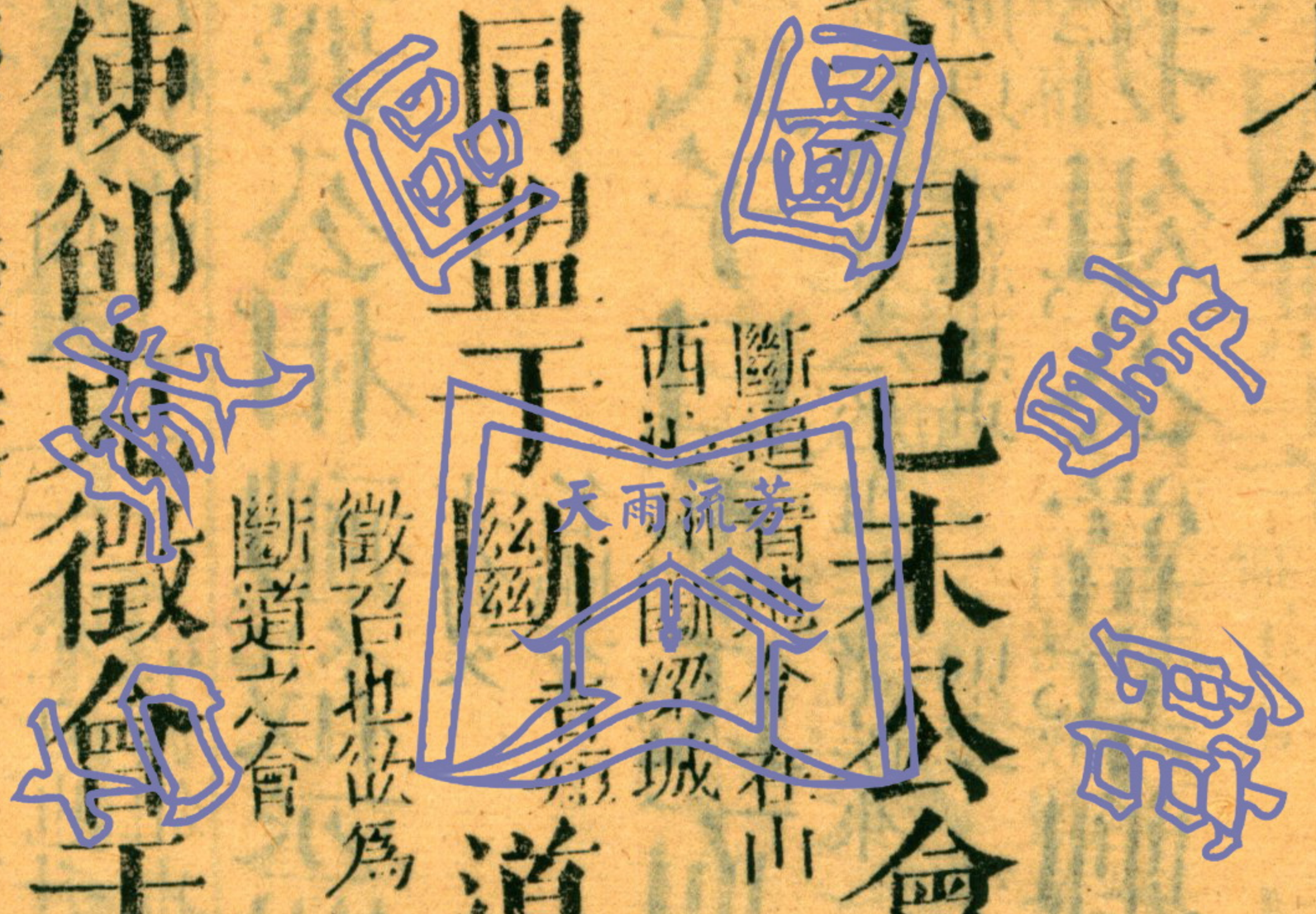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
公帷婦人。

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
子怒出而

夏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
子同盟于鹹

秋七月公至自會

冬十月



帷婦人於房
中使觀郤克
郤克足跛見其
登階故笑之

實而卻之怒不已甚乎使
前牛極寫卻之盛怒為貢皇語伏案而後過而不改以懼諸侯雖半指執三子言實予辭齊也請伐一總諷切在裡融會得之　上半以徵起攻會辭齊為起下半以徵齊不得之說也

晉吾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洞獻子先歸使欒

欒為卻克乔使

言者不得齊人罪狀不必歸復命之

京廬待命於齊齊侯弗得齊事無利屬家

衆也

子至請伐齊齊侯不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晉景公猶能

四子往會斷道使

張侯營曰卻克再請伐齊不許必得衛侯乞師而後許之晉景公猶能制命

晉厲王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

蔡朝南郭偃會及斂

先從諸侯一反正泛說起以下前三層極言來者之可矜後四層極言執之無謂又婉轉字字圓堅

卷楚卽斷道音櫟

宋許齊入會

楚。伐鄭。鄭。及楚。平。

野王縣屬河內郡今在河南懷慶府治

晉。人。執。曼。頎。王。執。蔡。

齊晉良臣於苗時曼頎在野王故因貢皇楚越椒之子楚滅若敖氏皇逃反

朝于。周。南。鄧。侯。于。

使而見之

鄖。鄭。人。或。以。玉。

鄖。於。晉。侯。晉。侯。

以。溫。苗。賁。皇。侯。見。曼。

逮及也言汲汲焉惟恐不及也

頎。曰。子。何。罪。晉。

舉皆也諸侯皆言晉之羣臣無信

侯。事。晉。先。君。皆。如。

因此有恐晉不以禮待也

侯。皆。有。貳。志。晉。侯。

故不來會

逮。捷。言。羣。臣。不。

信。諸。侯。不。得。釋。

出而使

前用兩故字一爲是後用四以字相配爲章法然後雖四轉原只三層都說由古不是應轉是

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

陳齊之左右或沮止之曰

故高子入。

今齊君不出

好。去声

晉好於

故高子入而就死焉

敬孟而逃。夫三子者曰。

晉敬孟而就死焉

歸死焉。爲是

言我三人若皆逃歸則是絕君之

犯難。去声而

南部偃

以真齊左右沮止之言

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

此則齊之過也

晉既失過而不能改

執之。以信

而又久執三子以

成其

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

成三子悔來之心

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亂之緩之。逸

則於晉有何利益

是使中道而反之高國得以幸而有辭

而三子犯難而來反受其害

皆恐懼也

是使諸侯

年十七

士會請老

士會致仕戒子伯爲郤克用事起見故篇中詳于論克而略于訓子起從晉師還伐齊師還伐齊是怒頓類也

文一怒而來爲一篇文字之根結處亂點出獻子爲政一篇主腦句將老乃請老肯尾呼應大旨了然矣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

呼其名而告之

自斷道

武子士會也燮士燮也

還也

受隨後又受范故共稱號不同

反

素協

雅功

言篇

言人之喜怒但主一事者最少不以類而遷喜怒者最多如郤克怒齊而伐齊不勝而害晉是遷怒也

小詩

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

言君子若有怒

則禍亂幾

其遷也

禍亂也言君子若有所喜而爲福

反

君子如此。喜怒不怒。亂庶遄

止也

已亦

遄已。君子之喜怒。必當於理。

皆得其平

怒者怒

而退無限哲衷亦可想

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齊乎。不然。余懼

郤克之怒齊或者欲止亂於齊乎

若非君子則喜怒不得其平不能止亂而反增益之

報齊之志

我恐其遷

已者。必益

見郤氏之横而曾召之不能也士君子當國不幸所處時勢有與武子同者其亦以此為法全身而退可乎

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

怒以怠於晉而增益其亂也

我今將致仕

庶幾郤克爲政得遂其志以報齊也

豸解也言庶幾

二三子晉諸大夫也范武子以此告老乃告老而致仕

獻子郤克也代武子將中軍爲成公二年

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

音坻

可解

亂也

知郤子必從政

伐齊

張本

政。

定十六年

十八年

蔡侯元年是歲楚莊王奉子審立定爲共王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

路寢正寢也

崔公穀作樓

圖書館 天雨流芳

出奔衛為昭哀二公作
備矣于家獨非三桓
其意不過假公濟私
寵而謀孥氏故孥氏
以報之乃爰桓子所
謀人人亦謀之者也
中一謀字三欲字一
之正相應既善其還
又詳欲去三桓之失
似前後不貫不知用
三桓而強公室雖復
寵謀人與臣有辟焉
實何異書以善之固
獨善其得彼位出奔
之罪

公孫歸父

時三桓強公室欲去之以張大公室

路寢歸父還齊

歸父仲子之孫

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筮魯境也故不言由

公以襄仲之立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藉晉之力以去三桓

上声下同

晉宣公死文子季孫行父也

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遂失大援于齊皆仲之罪也夫季文子恐歸父欲去三桓故借此以為之罪

適音的

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宣叔名許臧文仲之子武仲之父也

臧宣叔怒

禮也已

文子一我字說得三桓與公室是二是一正使歸父不得藉口妙舌宣叔怒文子便已出脫歸父又妙筆也

左傳云殺適立庶爾何以爲人使罪已不容誅矣況目前既立者何人之子而敢說此四字乎說一半彼便不好再下筆乎可謂善于解釋也。

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門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筐。壇

言襄仲殺子惡時季文子不能治其罪

後子孫何罪焉

襄仲已死其子家歸父宇

言汝若欲逐襄仲之族

除地爲壇

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

而張介副也舞使反命于君

唯也介副也將使

上声

音善

上声

唯。復命。公飲介。飲復命。

踊辟踊也成三日五哭踊之禮

袒。括髮。即位哭。

袒衣以麻約髮從初喪之服也

音但

上声

依在國喪禮設哭位

天雨流芳

張悔齋曰人知魯自季桓子始專國政而不知自季文子始又季文子與齊慶
子皆號社稷之臣而歸父已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則三家之勢日以炎炎非一
日矣然則歸父去之是乎曰是時季孟爲國人所賢歸父又係賊臣之爭端去
三桓誰共與之且歸父此舉未必出公心不過以襄仲既卒權勢已逮孝氏
故忌而相圖耳歸父既欲張公室而三桓則季氏自以殺適立庶罪備民怒桓
子謀人人亦謀之一不得其情矣後儒以其復命爲禮許之太過以爲非志仁
者不能恐歸父未必敢當耳

歸父三桓以張公室實忌季氏而欲代之位耳季氏因以殺適立
庶追罪其父之生不能爲之附和今怨歸父而借題爲名獨不一爲自
反乎臧叔既如其非又從而去之是何心也恐其致毒必滅其宗卿爲解釋蓋
亦劇具苦心矣歸父始謀不臧終而納介復命退不失禮君子猶有取焉

新訂左傳快讀卷之八終

天雨流芳